



小說世界叢刊

野人記第三編

猿 虎 記

上 册

1417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小 說 世 界 叢 刊

野 人 記
第 三 編

猿

虎

記

上 冊

巴 洛 茲 著
俞 天 游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野人記 第三編

猿虎記 上冊

目次

- 第一回 棄軒冕烏齊禮卜居 劫妻孥陸可夫越獄
- 第二回 鳳泊鸞飄琴痕墜甗 萍蹤浪跡太山投荒
- 第三回 讀遺書海濱諗毒計 獲巨鹿林表侮雄獅
- 第四回 獻昆蟲異類報深恩 抗樹幹荒林救猛虎
- 第五回 破蠻奴爪牙充將佐 航巨海猿虎作船員
- 第六回 野水戰爭主辱臣死 蠻邦徵調虎嘯猿啼

-
- 第七回 假虎威荒村謁酋長 中毒計狹路遇仇人
- 第八回 猛虎揚威蠻奴殞命 英雄落魄魔鬼擲擒
- 第九回 陸可夫喪心蠱淑女 安杜生仗義救嬰兒
- 第十回 困蠻村幸逢莫甘璧 追賊跡巧遇安杜生

野人記 第三編

猿虎記上冊

第一回 棄軒冕烏齊禮卜居 刦妻孥陸可夫越獄

達拿少佐道：『這件事，滿給神祕的疑雲圍繞着。我向警務總監，參謀部去探問。他們只知道陸可夫尼古拉在陸軍監獄中，忽爾失蹤；至於他是用什麼方法越獄出去的，大家一些偵查不出來。』太山（是時太山已復姓為格萊頓約翰。且承襲其家舊有灰石爵士世職。因便於記載，仍稱太山。）聽了，呆呆看着自己靴子，只是發楞。想起陸可夫是自己的仇人。從前就是自己作了證人，證明他是個敵人間諜，纔由裁判處判定，將他監禁終身。不料典獄官吏，疏於防範，吃他越獄走了。並且越獄已經幾天。從他以前歷史上追溯，常常有甘心於自己之心；又是自己做了



證人，將他監禁，嘗了幾年牢獄之苦。這一次給他漏網出去。他出去第一個目的。一定又去想復仇之策。倒得早作準備爲是。原來太山同琴痕結婚之後，歸國一次，把承襲世職之事辦妥；因爲深愛華齊利部落，不願供職，仍返斐洲。華齊利部落，領土甚廣，人民非常愛戴，都願他們夫婦，久居其鄉。他本是無可無不可的，夫婦二人，就在那裏住下。把華齊利改作烏齊禮。帶着琴痕，同部落中人，過得很是逍遙自在。今年新生一子。烏齊禮雨水太大。太山動議，把他們母子二人，帶回倫敦故邸，暫住些時。雨季過了，再返斐洲。他同達拿是患難至交。一到英倫，就渡海上巴黎，探望達拿。今天纔到達拿私宅。一見面。達拿關切，立刻告訴他這件事。太山知道不妙，馬上就要回倫敦去道：「保羅，以前同陸可夫原也短兵相接過。我自己一些不怕，所怕的就是內子同小兒，恐怕要受他暗算。我深知他的情性，他也曉得我的弱點所在，要想同我爲難，最好莫如從這一路上手，足以使我受精神上苦楚。他既已越獄，怕我得到消息，加以提防，一定用敏捷手段，趁我不在英倫傷我妻子。此刻事機已迫眉睫。妻子既在危險之中，我萬不忍坐視，想立刻回英，加以保

護。總需得到確實消息；或從新將他拿住，或經格殺，纔敢再行出外。」太山達拿在巴黎談天，倫敦郊外一個小村落中，也有兩個顏色蒼黑的人，在那裏講話。一個是濃髯繞頰，一個的鬚子，卻像新養不過幾天，臉上顏色，也比濃髯之人，來得蒼白。他那蒼白有些可疑，彷彿是久居室中，不能多見天日所致，他向濃髯之人道：『你不把鬚子剪去，決使不得，難保不給他窺破。還是剃掉的好。現在諸事都已準備熨貼，我要走了。等明日在金狗船上見罷。很希望諸事順遂，照我們預定計劃，帶這兩位上賓就道。大概兩小時內，我可以先帶一位上都符。（在康德海岸之港，與法國海岸最近。在倫敦東南六〇里。）你若能照我計策行去，明晚你也可帶那一位到都符。從我推測過去，他得到消息，一定就回倫敦的。我們這一次成功，全虧得那些愚笨的法國人，等我走了這許多天，纔聲揚出來。我們得到這個空隙，一切佈置，纔會這般周密。若是前途沒有妨礙，既可以得到金錢，還足以得到娛樂哩。現在我要走了。好朋友，再見罷。』說着，走了。書中交代，這個人就是陸可夫。那個濃髯之人，就是他爪牙卜費胘。三小時後，有個送電報的，走上達拿少佐私

宅台階去。向那出來應門的僕人道：「這電報是給灰石爵士的。爵士在裏面沒有？」僕人知道太山還沒有走。收下電報，在收受證上簽了字，交給送電報人。拿着電報進去。太山纔待起程，見了電報，就是一驚，拆開一看，更是面容失色。向達拿道：「保羅，你看！已經動手了，達拿接過去一看。只見上面寫着。」

劇克爲新雇僕人在園中拐去。速歸。琴痕

太山回到倫敦，在車站上坐着家中來接的汽車回去。到了邸前，纔下車，琴痕神色張皇的接着，把這件事的始末，報告出來。他道：「方纔奶娘把劇克，放在小車中推着，在門外樹蔭下走着。忽然來了一輛窗幙低垂的汽車，在拐角處停下。奶娘留心着孩子，沒有十分注意那輛汽車。只知道車子雖停，卻沒有人下車，機器還是動着。以爲在那處等候什麼坐客，也沒有睬他。就在那個時候，新雇的僕人賈二匆匆從邸中出去，說我有話要同奶娘講。小劇克暫且由他將護着。奶娘並不疑心賈二有什麼歹意。把車子丟給賈二，向宅中走來。纔上台階，忽然記起，想叮囑賈

二小心一些，不要讓日光射進劇克目中。剛迴過頭去看，見賈二推着劇克車子向汽車邊奔去。汽車門已開，窗門內露出一個黑臉來。不覺吃了一驚，恐於劇克有什麼不利。長號一聲，跑下台階，向門外追去。等他到樹蔭下，賈二已把小車推到汽車邊，抱起劇克遞給車中黑臉之人。奶娘急了，向汽車邊追來。賈二沒有等他到，縱身躍入車內，把門闔上，車夫把機一扳，剛想開行。不料聯動機起了些障礙，車夫把車子向後退了數寸，纔得活動。就是這一耽誤，奶娘已經縱身上車，車畔踏板，想從那黑臉人手中，拿下劇克來。就在那個時候，車子已經走動。奶娘扳住窗口，亂嚷亂跳。賈二等車子速度漸增，握着拳，向奶娘劈面一拳。奶娘手一鬆，給賈二推下車來，剛倒在邸前。他嚷着跳着時候，聲音很大，邸中同鄰家的僕人，都聽見趕出去看，我也聽見他嚷的聲音，知道必然鬧了什麼亂子。出去看時，還親見他很勇敢的，同賈二爭持。也趕上汽車邊去，不料已經遲了。『劇克被拐之事，灰石夫人琴痕，只知道這一些。卻不曉得是什麼人幹的。後來聽見太山講，纔知道陸可夫已經從法國陸軍監獄中逸出。也猜是他幹的。夫婦兩人正在打算救劇克之

策。右首書室電話上鈴聲忽響。太山跑進書室，親自去接。只聽得電話那一端，有人問道：「閣下是灰石爵士嗎？」太山答道：「正是。」那人道：「閣下令郎被人拐去，只有我可以助你奪他回來。我深知這些奸黨的陰謀。因為起初我也預聞此事，想分些賞銀。現今因為他們想擺脫我，我纔脫了他們黨籍。只要你肯把我已往之咎，不加深究，就可以助着閣下，奪他回來。閣下尊意如何？」太山道：「只要你肯引我上他們藏匿我兒子地方去，我決不相責。」那人道：「那好極了。不過既信任我，卻不許帶着人同來。我對於你，是很相信的。別人的度量，萬不如你。我決不願在別人面前，露我色相。」太山也答應了。問道：「我們在何處相見呢？」那人在電話中，說了一個都符近海一家酒肆店名。說明是水手來往飲酒之所。接着道：「今夜準十點鐘，在酒肆中恭候。不可來得過早。還可保證閣下，此時令郎一些沒有危險。到十點鐘會面之後，就可以引着閣下，前去廝會。千萬記着，一個人上那邊去。萬不可驚動蘇格蘭場警部。我是認識閣下的，在暗中留心閣下舉動。如有不遵守條約，我可不管了。閣下這個最後的機會，也就此失卻，說畢，也不等太

山再說什麼，把電機掛上了。太山掛上電機，把這件事，報告琴痕。琴痕魔着太山，要跟他同去。太山不肯道：「這個千萬使不得，那人口氣非常嚴重，若見你同去，他一丟手，不肯引我去，那就完了。」匆匆同琴痕告別，搭車上都符去。叮囑琴痕在家聽候消息。到了那邊，倘能如願，當先以電話報告。太山救子心急，又沒有先知之術，這一次同琴痕別了，再見之前，不知要生出多少風波。這也是天數使然，人力挽回不來的。太山琴痕怎會知道呢？太山走後，琴痕呆了十分鐘。覺得有些心驚肉跳。在書室中絲織地衣上，來回走着。劇克是他初生之子。半天不在面前，吉凶未卜，很是心痛。明明知道太山沈毅果敢，那人既允相助，此去必能得手。只不知怎樣神經上發生一種異樣感覺。總覺得太山一去，他父子都有絕大危險似的。越想越覺得刺促不寧。想起方纔電話，幕地起了兩層恐怖之心：一層怕的是用電話穩住他們夫婦，好把孩子藏匿起來，或是運出境外。一層怕的是引太山出去，好墜入陸可夫網羅之中。想到這裏，愈想愈怕。不知怎樣，一顆心只在那裏亂跳。看書室中放着的鐘，知道火車已開。追上火車，同太山一起走，已經不及。不過上都

符去，還有一次車。若是附那一次車去，十點鐘前，也可趕到都符。這樣一來，可以先到酒肆。主意已定，叫進侍婢車夫來，教他們收拾衣囊，準備汽車。十分鐘後，已經坐着汽車，上車站候車去了。當晚九點四十五分鐘時候，太山在都符海港，走進一家很污穢的酒肆去。肆中氣味異常難聞。纔到裏邊，迎面來了個帽簷低壓，大氅衣領高聳之人。從太山身畔擦過去，輕輕的說了聲『爵士請隨我來。』頭也不迴，匆匆出去。太山知道是他，迴身跟着那人，走出酒肆。進了一條狹巷，巷中燈光非常昏暗。巷口由海關上標着巷名。出了那條巷，更形黑暗。近碼頭處，堆着許多包裹箱籠，知道中間裝的都是預備運往各處的貨物。太山站住問道：『我的孩子，現在何處？』那人向港中一指，答道：『就在那邊有燈光的小輪船中。』太山從昏暗中細認那人面貌，卻不認識。卜費胥把濃髯剃去，竟像換了個人似的。包藏着叵測之心，一步步引他深入網羅。太山怎會知道。卜費胥道：『拐他的人，把令郎送入船中。派兩個水手守着，以為萬無一失，所以都上岸去。我等他們走後，用酒把他們灌倒，幾小時中，金狗船上，一個人沒有，我們儘可放膽上去救閣下的令

郎，包管沒有人出來阻撓。一些都不用怕。」太山點頭道：「既如此，我們就上去罷。」那人引着太山到碼頭邊。找到一隻泊在碼頭邊的小船，上了船，解了纜，卜費肱盪着槳，向金狗輪船駛去。太山那時一心只想在幾分鐘內，可以把自己兒子從新抱入懷中。卻沒有見金狗船的煙筒，已經在那裏冒煙。到了船邊，看見船傍懸着一架軟梯。太山跟着那人走上船去。到了船後，卜費肱指着一個艙口說道：「你令郎就藏在那個艙中。我是個生人，若是去抱他出來，怕嚇了他。泣哭起來，不當穩便。還是你親自下去，抱他出來。我在此地替你巡風便了。」太山救子心切，一時粗心，竟沒有細細留心。這金狗輪船，艙面上雖沒有人，機器間中已經生火，一陣陣濃煙，從煙筒中吐出，彷彿預備即刻啓旋似的。太山只想把兒子抱出艙來。聽見卜費肱這般說，就不再游移，認定階級，向下面黑暗處走去。纔到階級下面，頭上震天價一聲響亮，艙門已闔。到了那時，纔知道中了奸計了。不但不能救兒子出去，自己反陷入網羅。纔聽得響，趕上階級去，想把艙門打開，已經無及。走下去，劃了支火柴一照，纔看出這間艙，同別的艙，完全隔開。出入之處，只憑艙門。彷彿

專門爲他所設。仔細檢查，艙中別無他人。若是劇克也在船上，一定藏在別處。太山是從小在森林中生長。整整住了二十年。這二十年中，獨往獨來，初無伴侶。悲歡之感，向來只深匿心頭。所以在這種恐怖之處，還是一些不動聲色，靜靜把這個監禁他的地方，仔細檢查牆壁的厚度，艙口的距離。不多一回已經了然。就在那個時候，聽見機器轉動，船已駛行。自己問着自己道：『他們想上何處去？我的命運不知如何？』正在自言自語，忽然聽見機器聲音之中，發出一聲悲呼。那種聲音，明明是從女子口中吐出來的。聽着有些心神不定。

第二回 鳳泊鸞飄琴痕墜穿 萍蹤浪跡太山投荒

太山下費肱纔上碼頭。一個籠着很厚面紗的女子，匆匆從一條小街上，到一家酒肆之前。站住脚，認清楚店名，走進那個危險處去。酒肆中有二十多個喝得半醉的水手，同碼頭上混事的閑漢，看見這個華服女子進來，都有些納罕。那個櫃臺前伺候顧客的女侍，見着卻有些妬恨。這也是操這種生涯人的常態。見有人比他穿得好，都是他的仇人。那籠紗女子，卻一些不覺得。

走到女侍前，問道：「一兩分鐘前，你看見有個身材高大穿華服之人，進來同此地一個顧客一起出去，沒有？」女侍道：「見是看見，只不知他們上那裏去的。」籠紗女子聽了，很有躊躇樣子。恰好有個喝酒的水手進來。聽見籠紗女子問的話，插嘴道：「方纔我進來，看見有個身材高大穿華服的人，同一個人出來，向碼頭一邊走去。或者就是他們。」籠紗女子取出一個先零來，遞給那個水手道：「請你帶我出去，指點給我，看他們去的方向。」水手得了錢，欣然帶着那籠紗女子，出酒肆上碼頭去。纔上碼頭，從黑暗中望見一隻小船，直向停得很近的輪船駛去。眨眨眼已到船邊。水手指着那隻小船低聲道：「呀！那隻船上坐的，不是他們嗎？」籠紗女子一看，叫道：「快找一隻划子，同我追去。追到，我送十枚金鎊給你。」水手道：「既要去追，快跟我去。一小時前，聽見這條金狗輪船上水手說，船上三小時前，已經生火，專候一個客人。難保不就是指這隻小船上的客人。要追，快一些去。不要吃他開走了。」說着，帶了路，走下碼頭去。他自己有一隻划子停在那裏。扶那籠紗女子上去。自己也隨着縱入船內。用力一推，已入水內。緊緊盪了幾槳，等

貼近輪船，停往槳要錢。那籠紗女子，隨手掏出一把鈔票，也沒有數，遞給水手。水手接過去，看了一眼，竟有一二十鎊。喜出望外，向衣袋中一塞。扶那女子上了軟梯。還想這位有錢姑娘，或者還要回去。把船停着守候。不料那女子剛纔上去，金狗輪船已經起錨，機器已動，輪聲鏗鏘，船身直向口外駛行。知道絕望，慢慢盪回碼頭。剛到半路，隱隱聽見金狗輪船船面，一個女子聲音，嘶聲悲號。愀然道：『可憐！可憐！這纔是真不幸哩。若是不送他去，也就沒事了。』原來籠紗女子，正是琴痕。他走上金狗輪船。船面上一個人沒有。不知太山父子，都在何處。他想趁此良機，找到他們。向一個房艙走去。找到艙門。從一座短階級下去，正是船上前部。兩邊都是職員住的房艙，中央是船中膳室。琴痕有些膽怯，一心只想找到太山父子，竟沒有聽見前面房艙中，有人見他進來，在那邊輕輕關門。在膳室中找了一回。掉過身來，一間間房艙的看去。明知此地凶多吉少。艙中雖是非常岑寂，空氣中似乎含着許多恐怖。偷偷去推那艙門，都是一推就開。沒有一間艙中是有人的。他心中有事，外面起錨開輪，一些沒有覺得。走到右首末了一個艙門前，照樣把門一

推不料這一個人在裏面守着，伸出手來，將琴痕一把抓住，望裏面一拖。力量很大，琴痕猝不及防，長號一聲，向房艙中直栽進去。那人知道離岸不遠，恐怕琴痕呼號之聲，驚動岸上警察，用手緊緊將琴痕的口按住。喝道：『親愛的夫人！等離岸再遠些，你愛嚷，就嚷破了你的玉喉，都不妨。現在不能由你。』琴痕聽得那人口音廝熟，掉過頭去一看，見是一個短髯繞頰之人。那人也鬆了。琴痕認清楚那人面目，嚇得向後倒退了幾步。失聲叫道：『你不是從前自稱褚朗的陸可夫姓尼古拉名嗎？』陸可夫深深行了個禮。答道：『正是向來賞識你的人。』琴痕當作沒有聽見。問道：『我那個兒子，現在何處？快將他交給我。你陸可夫尼古拉縱是陰險殘酷之人，也決不致這一般些慈悲心沒有，拆開我們母子。快說！他現在何處？在這條船上沒有啊！』若是你胸腔中還有人心，快帶我去同他見一見。』陸可夫道：『你若是肯聽我命令，我決不傷他。至於你現在此地，是你自投羅網，與我無關。這種佳運，我真也夢想不到。』說着，把艙門鎖上走了。琴痕幾天沒有見他。並非陸可夫有意避他，祇因金狗船出口之後，即遭風濤之險。海波山立，風聲怒號，船

身顛簸不寧。陸可夫受不來，病倒了。鎮天價守着臥榻，不能起身。琴痕房中，只有一個金狗船上
的庖人，安杜生姓師范名，天天送食品來。他是個陰沈愁慘的瑞典人。生得非常滲瀨怕人。高挑
身材。雙額插鬚。嘴上留着很長的黃鬚。顏色憔悴。指甲中積着許多污穢。看着他把手指摳入微
溫的魚肉中擺上來。就是腹中飢餓，也要減去食量。還有一件可怕之處，對於琴痕，態度異常粗
暴。一雙藍色的雙眸，小而且銳，生得促在一起。看起來，不肯正視。舉動敏捷，走起來，脚步很輕，
彷彿貓奴。腰間懸着一把長刀，就拴在油晃晃圍裙帶上。從他行動看來，稍加惡聲，就可以使他
以白刃相加。琴痕雖然常常等他走後，把食品從窗中丟入海內，不肯吃他。見了安杜生總是笑
顏相謝。自從被擒以後，自己禍福已置諸度外。所往來胸中的，只有丈夫兒子。知道兒子一定在
金狗船上，還生存無恙。所擔心的，只有太山。既給他們誘入船中，陸可夫向來深恨太山。誘他上
船，決無善意。太山主持正義，事事同他作對。末後還將他監禁法國陸軍監獄之中。現在冤家路
窄，已到短兵相接之時。這一次不知太山還能逃命否。他在此地思念太山，太山卻靜靜在那個

小艙中躺着一些不知道琴痕也在船中他的食品也是安杜生給他送去用盡種種方法想跟他探聽探聽。究竟他的劇克，在船上沒有。不料安杜生儘是瘋瘋癲癲，問問他，他總是傻頭傻腦，口中喃喃的道：『風快起了！風快大了！』老是這兩句話。太山沒法只得丟手。他同琴痕鎖在艙中，無法探問，船行何地。足足走了幾個星期，除去上煤汲水，停行停泊外，整天的前進。有一天陸可夫病勢已減。扶病來看琴痕。這一次還是在船第二次見面。臥病多時，目眶低陷。他的目的，想向琴痕勒索一筆鉅款，爲送他還英的酬謝。這一筆鉅款，要琴痕從自己支票上填給。琴痕說道：『只要你肯釋放我們夫婦，同我們的孩子，好好送到文明國土的港口，我情願加倍重酬。在未經完全釋放以前，卻一個錢不能給你。無論如何，是不給的。』陸可夫咆哮道：『你得聽我命令，好好簽這紙支票給我。否則你們三個，休想再上陸地。慢說文明國土，你們決難再到；就是荒漠之景，也不能重見。』琴痕道：『我的不簽支票，大部份是爲不能信你。若是給你簽了，又安知你不拿了錢，還要殺害我們呢？』陸可夫起身要走。大聲說道：『你要記得。你的孩子，還在我處。省事

些，依我的命令，簽這紙支票給我。否則，以後你聽見我收拾你的孩子，他吃苦不過悲哭起來；也只能怨你自己的固執，不能怨我。」琴痕聽見他要去加害劇克，不覺心膽俱裂。失聲叫道：「你怎樣這般殘忍，想害起我的孩子來？」陸可夫道：「我何嘗有這種心，不過你自己把金錢看得太重，存心握住錢不放手，要使自己孩子受苦。怎樣怨我。」琴痕聽了，知道同他爭辯，也是無益。沒法想，只得把支票簿取出來，照着他所索的數目，給他填上。簽好了字，遞給他。他接在手中，歡天喜地的走了。次日，太山所住的艙門也開了。透進一塊四方的光下去。卜費肱湊着艙口喊道：「你上艙面來。我有話同你講哩。不過，你得記着，若是不安分，想同我或是我同伴爭鬪；只動一動，就得飲彈。現在上來罷。」太山久不見日光。聽說要他上去，非常歡喜。輕輕縱上艙面，看見遠遠圍着五六個水手，卜費肱卻站在他面前。個個手中，都握着槍，槍口都向着他。雖然明明知道陸可夫也在船中。艙面上卻沒有他的蹤跡。卜費肱見他上來。大聲道：「灰石爵士，你自不小心，常常愛同陸可夫先生鬪，破壞他的計劃。他忍無可忍，遂把你們闖家眷屬賺來。目前處境已

極危險，咎由自取，須怨不得他。不過他也不是有錢的，爲着這次旅行，很費了他不少金錢。既完全爲的是你，你該賠償這次損失。這也是應行賠償的，若是你肯服從我的命令，不但可以免除你夫人母子二人許多痛苦，還可以恢復你個人的自由，放你逃生。」太山道：「你們要多少錢呢？給了你們錢，你們究竟能够履行約言不能？你同陸可夫兩個，都是萬惡不赦的惡奴。我委實有些相信不來。」卜費肱聽了末後這幾句，覺得有些刺耳。臉色一紅道：「你身處危境，決非可以隨意罵人。固然不能保證一切，使你相信。若是不簽這張支票給我，我此時立刻就教他們開槍將你打死。我們仇怨已深，很想你能够抗拒目前的命令。好讓我有藉口，將你當場槍決。這次不槍決你，並非有所顧忌。因爲我們的計劃，非留你活着，不能完美之故。」太山道：「別的話慢說。我的兒子，究竟在船上沒有？」卜費肱道：「沒有。你那兒子，我們另行藏匿在一個秘密之所。若是你不肯簽這張支票，就可以將他殺死。因爲你不簽支票，我們就得將你宣佈死刑。拐你的孩子，爲着要使你受些痛苦。你既身死，他也沒有生存之必要。徒然使我們擔着許多驚怖。爲

此你想救那孩子，只有自己謀自救之方。謀自救之方，只有簽這張支票。」太山知道這些惡奴，殘忍萬狀，說得出，就幹得出。要救劇克，只有簽這張支票一法。也知道他們言與行違，簽字之後，難保不生叵測。不過自己已上艙面，若是有什麼變動，也可以盡力奪鬪，使他們知道些利害。設有不測，至少帶一個卜費胙，同赴九原。只可惜他不是陸可夫。主意已定，在口袋中掏出支票簿，同墨水筆來。慨然道：「我給你錢便了。只不知你要多少。」卜費胙說了個數目。太山聽了，不覺一笑。暗想這些笨賊，利慾薰心，竟會投入自己網羅來。故意同卜費胙磋商，要他讓步。卜費胙拿定主意，一個錢不肯少。太山裝出萬分無奈樣子，如數寫了。簽上字。暗想這張支票，銀行中見了，不知怎樣說法。我存款那有這許多呢。簽好字，把那紙一文不值的支票，遞給卜費胙。遞過去時候，目光無意中從金狗輪船艙面右首，向岸上望過去。看見船邊離岸不過數百碼。沿岸一帶，綠陰似幕。都是熱帶中植物。高原上也是密層層的森林。不覺有些愕然。卜費胙見了道：「我們就想把你流放此地哩。」太山聽了這句話，知道此地是非洲本部。苟其將他放在此地，他儘有可

以重返故鄉的希望，因此把收拾卜費肱之心收起。卜費肱接過支票，教太山把衣服悉數脫去。道：『好在此地是可以無用的。』太山呆了一呆。卜費肱向那些持槍的水手一拍。太山沒法抵抗，只得一件件脫下。他在一邊脫衣，那邊已將一只小船放將下去。等他脫完，船已放下。卜費肱就教那些水手，持槍押着太山下去。半小時後，水手們已經把太山送到水邊，折回金狗船。金狗船等他們回來，也就慢慢開走了。太山站在水邊，正想把一個水手臨走之時，遞給他的一封信。拆開來，看是誰給他的。忽然聽見金狗船上有人喊他。擡頭一看，看見一個黑鬚滿頰之人，舉起一個小兒來，向他縱聲狂笑。認得是陸可夫。氣得他向海中直奔下去。想趕上那已經開駛的金狗船，從他手中奪回劇克來。纔奔上幾步，給海水一浸，忽然醒悟過來。知道進也無益。徒然傷了自己性命。反足以促劇克的壽算。在水中站住，眼睜睜看着金狗船，載着他鍾愛之子，漸漸去遠。一心注意前邊。那些森林中的猛獸，聽得聲息，都躲在樹後，目灼灼的看他。樹杪的小猴，吱吱亂叫。遠遠還有一隻豹在那裏長嘯。太山都付諸不見不聞。只呆呆的自己罵着自己，爲什麼輕信

卜費肱的話，在艙面時節，不事搜查。想道：『現在只有一件事，足以使我安心。就是琴痕目下還安居倫敦，未墜奸人之手。』想着想着，竟沒有留心背後有一隻猛獸，慢慢向他走來。可憐此時的太山，六神無主。從前人猿的嗅覺，聽覺，一概停止。竟一時沒有知道。

第二回 讀遺書海濱論毒計 獲巨鹿林表侮雄獅

太山慢慢拆開水手給他的那封信來，讀了一遍。起初悲憤過度，竟有些模模糊糊，看不清楚。後來忽然驚醒過來。仔細一看，纔明白那些奸黨的用意。只見上面寫着：

汝見此函，當知余對於汝父子，用心之周密。汝生於猿類之中，向爲裸體之人猿，是以仍去汝衣服，置諸森林。汝子出身高出汝上，進化而爲人類。汝雖一獸，汝子則應按照進化原則，進而爲人。余本可殺汝以報前仇。嗣念汝積惡已多，僅僅殺汝，尙不足以蔽辜。且不足使汝知汝子處境之危，而生悲痛。是以放汝荒島之中，既不能重回大陸，拯拔汝子；知汝子今後處境，於愁苦中度日。汝窘余過甚，此特一部份之報復耳。

陸可夫白

再者其剩餘之報復即將加諸汝妻之身，若何入手其細思之。

太山讀畢，忽聞身後有些異響。驟然一驚，把他人猿的靈機，恢復過來，像負隅之獸似的，旋身過去一看，正見一隻巨猿，向他背後撲來。論起太山來呢，數年前也曾在猿類中稱過雄長，他生長之區，猿類中很有勇名。結婚以後，烏齊禮采地，幅員既廣，間亦出來游獵。獅虎鹿豕，時有所獲。唯視巨猿則若昆季。今忽無衣無褐，在這荒島中爲巨猿所襲。深知巨猿力強，徒手相搏，亦頗惴惴，不過事機已迫，無可避免。並且從那隻撲來的巨猿肩上，向森林中看去。隱隱還有他許多同類。知道猿類性情，是向來一窩蜂的，並不拿以多勝少爲可恥。這隻猿來動手，那些同類也負着攻守同盟義務，要來幫打。若不顯些手段，降伏這第一隻，不多一回，給他們圍將上來，準是個死。正想動手，那隻巨猿，已經咆哮一聲，向他撲來。若照前幾年的太山，早就迎上去同他廝併，現在入了文明社會，學會了許多取巧方法，以智取勝，爲森林中獸類所不知的。見他來勢凶猛，向邊頭一閃。等他身臨切近，握起右拳，用力向他腹部一拳。他長號一聲，身子向前一栽，跌在地上。

又氣又痛，正想縱起來。不料太山已經趕來，將他按住。立刻一人一猿，廝打起來。這一打，把太山英國貴族一些威儀，完全打去。從新又恢復了數年前，母猿卡拉養子，雄長森林美猴王太山的驍勇。張開利齒，向巨猿頸後咬去。想咬斷他的頸子。巨猿竭力撐開，也用牙來咬太山。給太山不是用鐵腕將他頭抵住；就是握着拳頭，向他猙獰可怕的臉上打去。一拳過去，震得地皮山響。那些巨猿的同類，慢慢圍過來觀看。覺得他們打法非常新穎，不認識同他們王爺打架的白猴，從何處來的。他們的王爺，向來很勇敢有力的，爲什麼給這隻白猴按住，又輾動不來。見太山一口咬下他們王爺一塊毛茸茸的皮來，或是王爺咬下一條白猴沒有毛的皮來，都歡呼踴躍。不多一回，太山已將巨猿的背心緊緊按住。一用力，脅下的筋，根根脹起。把那隻巨猿，按得四肢無力，悲呼起來。太山在訪求人類之前，曾用這個方法，收拾都谷（見野人記）。那時是從無意中得來，此時卻有心摹倣。果然不上半小時，圍着的巨猿，聽見他們王爺狂吼一聲。就在那個吼聲中，太山一手按住他的背心，一手勾住他頸子，向上一用力。只聽見一聲響亮，同大風吹斷一個巨枝。

似的，巨猿頸骨已斷。一顆腦袋，向後一仰，倒在背上。呼聲頓絕，已經死了。那些巨猿，見他們王爺這個形狀，很是不解。後來看見太山放了手站起來，他們王爺還是不動。太山用一腳踏住巨猿仰天長嘯。這正是巨猿們向來佔了勝利的表示。他們纔明白王爺是死了。太山這一聲長嘯，嚇得小猴們啼聲頓住。深林獅豹聽了，卻也以吼聲相報。太山嘯畢，低下頭來，環顧諸巨猿，含着挑戰之意。此時他的舊習慣又來了，把頭洒了一洒。這個習慣，還是從前在森林中得來。那時頭髮很長，披在腦後，時時要向前散來。在緊要時節，恐怕頭髮散過來，常常先把頭一洒，再行同人決鬪。太山挑戰，也有他的用意。從前他在森林中，常常有別處之猿，同太山的猿王爭奪王位。先殺猿王，再同猿王部屬決鬪。再勝一次，纔可繼承王位。目前既已殺了一個猿王，這些巨猿中有想做猿王的，必定要來決鬪。與其讓他來挑戰，不如先發制人的好。這也是太山好勝心盛所致。問他本心，他也並不願意再做這種似人非人的猿王。做了猿王，也決無好處。當時他若想到這個，儘那些巨猿散去。到清淨去處，他們也會自己打起來，爭奪這個王位的。現在給太山一激，果然

猿叢中擠出一個精力強壯的少年巨猿來。很大膽的走近了幾步。掀開巨脣，露出利齒，咽喉中低低發出一種洪怒之聲。太山只留心他的舉動。身子卻站得像石像一般，動也不動。他知道若是自己退後一步，一定招他前來追趕。走前一步，也是如此。若是遇見膽小些的，說不定還要退縮下去。不如靜靜站着，以逸待勞，等他進攻之時，再行設法破他。照他猿類決鬪公例，向來挑戰之人，必得繞着那目的物，走幾個轉身，覓便進攻。果然這隻巨猿，也是如此。他以為必可以趁太山不防備，撲將上去，咬他個半死。不料他在那裏走，太山在中間也跟着他轉。目光閃閃，不放鬆他。太山對於這隻巨猿，非常愛他。那猿生得身材非常高大。後腿雖是彎彎的，也有七尺多高。知道他雖還沒有傾覆前王王位之心，以後卻難保他沒有這個壯志。前爪很長，站直起來，幾可及地。牙齒長而且銳。同他兒時那些舊侶，不同之點很多。在初見這許多巨猿之時，還希望是從前舊侶。現在纔知道是另一種族。只不知言語是否相同。想試他一試。趁他還沒有進攻之時，操着喀卻克（太山兒時同處猿類之名）語言問道：『你是何人敢來威脅我人猿太山？』那巨猿聽見

太山的話，不覺一驚，答道：『我叫亞克德。』這幾個字講得清清楚楚。同喀剎克話一般無二。亞克德接着道：『莫賴克已死。我就是王。你走就饒你。不然就殺你。』太山道：『我殺莫賴克非常容易，諒來你也看見。我要做王，我也可以殺你。只是我人猿太山並不想做你亞克德種族之王。只想平平安安，在此地住些日子。我同你不妨做個朋友。互相幫助着，過日子。你意下如何？』亞克德道：『你要殺我，是殺不到的。種族中沒有最勇敢似我的。我早就想做王。你不殺莫賴克，我也要殺他的。』他講話之時，稍一失於檢點，太山直撲上去。一把抓住他的前爪，把他向後一旋，望他背上直踹上去。亞克德沒有提防，給太山踹倒地下。太山失了重心，也向地上撲去。虧得下去之時，正壓亞克德背上。趕緊踏穩脚步，把亞克德也像收拾莫賴克一般，收拾起來。不過他深愛亞克德，知道收服了他，可以得他臂助。所以到適宜之時，佈着他耳朵，低低的道：『喀古達！』這三個字，就是猿語中你降否的意思。亞克德想起莫賴克臨死時頸間所發巨響，不覺打了個寒噤。只不肯拋棄王位，所以掙扎着還想脫身。不料背心上重量忽加，頸上痛不可忍。沒法想，只

得投降。太山把手一鬆道：「亞克德你不妨還是做你的王。我人猿太山是不願做王的。若是有人同你爲難。我可以助你同他決鬪。」說着站起，亞克德也慢慢站起來，把頭洒了洒，又低低咆哮一聲。慢慢向那些同類走去。脚下走着，目光卻把他們一個個看着。向大衆挑戰。很怕他吃了這個大虧，別人要瞧不起他。誰知大衆因他驍勇，向來已經很欽佩他，久有擁戴之心。目前又聽了太山的宣言，怎敢再生反側。因此見他上前，一個個向後退縮。亞克德追着大衆，向森林中去。升座受賀去了。海邊只扔下一個太山。太山同莫賴克爭鬪時，很受了些傷，也覺得痠痛。不過他生長森林之中，這種血肉相搏，是森林生物常有的。這種傷也不算什麼。太山既重返森林，也不以爲意。目前最重要的，是要找一種軍器。可以供戰爭自衛之用。方纔自己受傷，也是爲沒有軍器使然。受了這種教訓，怎肯再行大意。並且森林之中，遠遠還有些獅吼，同虎豹呼嘯之聲。知道要圖生存，非有防身器械不可。既經重理舊日生涯，則此後光陰，就日日在生存競爭之中。主意已定。在海灘上給他找到了一塊很鋒利的燧石。細心磨礪，將他磨成一尺長二分五厚的一把

石刃。在手中擷了一擷，估量過去，用他同沒有軍器的獸類戰爭，儘足敷用。拿着石刃，走進森林。找着一株倒下來的小樹。仔細檢查，知道是一種硬木。從枯樹上，扳下一株很直的長枝。用石刃將一頭削尖，又用石刃將樹幹上鑿了一個窟窿。然後拾了些枯樹皮，碎成細屑，放入窟窿之中。把那有尖頭的長枝，插入。雙手挾住長枝，一陣亂搓。搓不多時，窟窿冒出一縷煙來。再隔一回，枯樹皮碎屑，已經生火。太山又拾了不少枯枝，覆上去。燃燒起來，種起一個很旺的火。然後把石刃放在火中，燒得很熱。取出來，用水蘸着。水濕之處，石刃原質中的脆質，漸漸消失。刃口也鋒利起來。又選了一種良材，做了刃柄。石刃成功，本想再製弓箭同木頭巨棍。後來因為造那石刃，功夫很大。就在溪邊一株高樹之上，用棕葉做了屋頂，在樹上結了一個足以容膝的小巢。一切停妥，日已西沈。纔記起腹中有些飢餓。循着溪邊向上去。找到一所羣獸飲水之處。從溪邊泥土上足印看來，為數不少。太山爬上樹去候着。那時若不是記掛着妻子，卻也非常快樂。不過方寸中雖是有些戚戚，從小訓練出來的機警，卻一些不因有了心事，遲鈍起來。也決不因在文明社會中

住了三年，有什麼改變。他目前這個狀態，若是給倫敦貴族院中同僚見了，不知要怎樣吃驚哩。他靜靜在羣獸往來通路樹葉中藏着，專候他想吃之物，自己跑來。他纔把身子站穩，湊巧有隻鹿從森林中出來飲水。不過那隻鹿後面，隱隱還有一種足音。聲音很輕。那隻鹿雖是一些沒有知道。太山卻已聽得。相距幾百碼。雖然聽不清是獅是虎，知道必是跟着鹿下來，想吃他的，太山恐怕這隻鹿給他搶去。很希望鹿跑快一些。在那裏想，那隻鹿也聽見後面有東西追來。在路上頓了一頓，渾身打戰，脚步一緊，想搶過這條淺溪，逃過溪去。不料百碼以外，獅子已在那裏走來。太山看得清楚，趁那隻鹿還未入獅口，等他跑過樹下，縱身落下。知道事機稍縱即逝，若不從速，不但今夜必致枵腹，還怕陷身獅口。因此覷得清切，一落下去，正落在鹿背上。用力一壓，把鹿按住。雙手搭住鹿角，輕輕把他的頭一旋。吭噤一聲，頭骨已斷。那時獅子看見，大吼一聲，箭一般飛過來，想同太山爭奪。太山不等他逼近，把那隻死鹿向背上一抗，用利齒咬住他的一隻前腿，向樹上縱去。他剛拉住樹枝上去，獅子已經撲來。虧得手脚靈敏，險些給獅子抓住。獅子撲了個

空，向地上一落。太山趁勢上了高枝，坐穩了，向下望去，正同獅子的黃眼珠兒打了個照面。笑吟吟望着獅子亂罵，還把肩上抗着的死鹿，提在手中，給獅子看。氣得獅子亂吼，在樹下徘徊不走。太山罵得够了。取出石刃，割下鹿身上一塊熱騰騰的肉來。往口中一送，細細咀嚼起來。幾年沒有吃鮮肉，格外鮮美。從這時候的灰石爵士想來，這種鮮肉，是倫敦最考究的俱樂部中，吃不到的。吃着肉，鼻中嗅着那股鮮血香味，異常滿意。吃飽之後，把餘肉皮置樹上，從樹上縱回自己溪邊小巢休息。獅子在樹下跟着走，他一些不怕，回到巢中，就呼呼酣睡。等他次日醒來，獅子已經走了。日影曠曠，已透林表。

第四回 獻昆蟲異類報深恩 抗樹幹荒林救猛虎

太山在幾天之內，把理想上所必需的軍器，悉數造成。閑暇之時，就在森林中探險。弓弦是用鹿腸做的，原想用虎腸，因為目前只拿住一隻鹿，只能暫時對付着用。等將來拿住了虎，再行更換。各種軍器造成之後，又編了一條極長極結實的草繩。這件東西，本來是太山最愛用的東

西。從前收拾脫白喇（見野人記）就用這個。還把鹿皮做了一個刀鞘，一個箭袋，一條圍裙，一條長腰帶。裝束已畢，出去探險。他知道此地並非他兒時游釣的非洲西部。因為林外海中，正是日出之所。推測過去，所處之地，一定位置在什麼地方的東部。在金狗船上，雖沒有上艙面去；也知道那條船，並沒有走地中海蘇彝士運河紅海開普等處。此地也不類非洲東部，究竟是在何處，實在茫然。起初還以為是過了大西洋上了南美洲了。後來見着獅子，知道決非南美。出發之後，踽踽涼涼，很是寂寞。深悔當時沒有同巨猿們同行。那些巨猿，從上陸第一天見過之後，幾天沒有見面。那天不肯同行，因為中了文明社會的毒，腦筋中還存着人獸之見。現在在此地住了幾天，已經返本歸原。所有的階級思想，完全銷除。縱使巨猿與人類不同，究竟有他們作伴，比獨往獨來的好。一壁想，一壁走着。有時上樹採些果實充飢。有時在枯樹上，找些昆蟲嚼着玩。這吃枯樹中昆蟲的習慣，還是從前在森林中得來的。覺得別有風味。走了一里多路，鼻觀中嗅到一股虎味。太山本想找虎，用他的腸子做弓弦。剝他的皮做箭袋同圍裙。一聞到這股氣味。脚步就放

輕了，循着氣味追去。追到臨近，看見那隻虎也像在那裏窺探什麼。仔細一嗅，覺得有些巨猿氣味。再見那虎已入樹中。太山過去一看，原來樹外就是亞克德伴侶們嘯聚之所。有幾個靠着樹打盹。有幾個抓着樹皮搜蟲蟻兒吃。離虎最近的就是亞克德。那虎站在樹木最密叢草之中，時候亞克德走近來，再縱出去吃他，太山悄悄縱上樹去，慢慢溜到虎埋伏所在的上面。左手握着石刃，起初想用草繩下去拿他。後來因為草長，恐怕拿他不到，反驚動了他，吃他跑了，反為不美。亞克德不知就裏，還向樹下走來。那虎狂嘯一聲，直向亞克德撲來。他纔轉動，太山已在上面落下去。正落在虎背上。亞克德聽見虎嘯，擡起頭來，剛好看見一隻斑斕猛虎，向他撲來，吃了一驚。忽然樹上又落下。前天自己吃他大苦的那隻白猴來，更是着忙。太山不及同他招呼，張開利齒，將那虎頸皮咬住。右手勾住虎頸，左手卻把石刃，向虎的左脅下亂刺。亞克德見他們鬪將起來，恐被壓着，趕忙向後一退。果然他纔向後退，人虎已經落地。虎受刺痛甚，則發狂嘯。聲震林表。太山卻依然不作一聲。後來刀尖已到適宜之所。把鐵腕一用力，直透心窩。那虎狂叫一聲，往地上

一滾。除去未死的筋肉，還有些搏動外；軀幹已經不能轉動。太山跳起來，蹣住虎身。仰天長嘯。亞克德同他的部屬，見太山手殺猛虎，都嚇得目瞪口呆。還是太山先開口。知道巨猿靈性，究不如人類。不得不說明一下，好讓他們心服。尙亞克德道：『我就是人猿太山，是個大游獵家，大軍事家。在大海之濱，本可以殺亞克德自立爲王。卻饒了亞克德，一些沒有傷他。今天若沒有我出來救援，亞克德的血，早膏虎吻。可見我是你們的好友。以後你同部下，倘有危險，儘可喊我。』說着，照猿類中遇到危險時候，召集同類前來拯救樣兒，長鳴一聲。接着道：『我既是你們好友，救過亞克德。你們得牢牢記着。若是我太山要你們相助，聽見我的呼聲，你們也得飛馳而來，予以臂助。你們允許我嗎？』亞克德首先贊成。他的部下，當然也答應了。訂約以後。大衆散開，仍去找尋食品。這位灰石爵士太山也跟他們一起尋覓。太山留心亞克德，覺得他常在左右追隨着。並且有一次，還做出一個別的巨猿所不肯做的事。他無意中找到一枚最鮮美的昆蟲。不肯自享，走來送太山吃。這件事，是深印太山腦中，足以使他終身不忘。自此以後，太山就同他們常在一起

游獵，並肩聯臂巨猿們把他竟視爲同類了。不過母猿抱着小猿，公猿吃東西之時。見太山走近前去，還要掀開嘴唇，露出牙齒，喉中低低發出一種憤怒之聲來。這也是他們常態，對於同類，也是這般。因此太山在此，同這些野獸同居，很是自由。把他們當作好友看待。有時受了母猿的呵叱，他就匆匆縱開。若遇憤怒之時，遇見小猿們同他騷擾，他也會照他們樣子，露出牙齒，向他們呵叱。日子一久，漸漸忘記自己曾入文明社會，世界上有同類的人類。一星期內，儘是同這些新伴侶廝混着。一則自己是個孤身，想有些伴侶。一則他的過去經驗上指導着。要同這些勇悍野獸締結着，達他最後的目的。知道猿類性情，非久在一起玩慣了，他們腦筋中，不會記得有太山這個人。將來呼援，未必肯來。一星期後，默察形勢，知道目的已達。以後這些伴侶，都可以相恃。重新又出去探起險來。起一個早，繞着海邊向北走去。匆匆的走了一天。揀了株高樹，睡了一夜。次晨起來，走到海邊去看日出。太陽卻在他右首出來，不在迎面的一邊。知道海岸是有些漸向西折，這一天，太山的脚步，更加緊了一些。在樹上走着，簡直同栗鼠一般。傍晚時分，看那太陽落下

去，已在迎面一邊。纔悟到這裏果然是個孤島。陸可夫將他送入荒島，自己卻向大陸駛行。他信
中說「按照進步原則。進而爲人。」安知他不把小劇克，扔入野蠻部落。即使野蠻之中，也有慈
善之人。不過想起一個襁褓中的小兒，落入他們掌握之中，後事何堪設想。在野蠻部落中生長，
受了他們教育，怎可以爲人。若不幸落入吃人的蠻族手中，即使長成，殘暴性成，如何是好。想到
這裏，不覺凜然，後來思潮起伏，又記起琴痕來。還以爲他在倫敦。久候不歸。望夫思子，不知若何
悲悼。覺得自己所處地位，究竟比他好些。自己究竟還知道這個心愛之人，安居倫敦。他卻一些
不知太山父子的消息。目前悲苦，正不知到何等境地。想着，不覺切齒痛恨起來，還虧得太山不
知真相。若是知道琴痕也在陸可夫手中，正不識要如何愁痛哩。既知所處地位，從新迴入林中。
慢慢走着。滿腔悲憤。不知不覺，走到一處地方。耳輪中忽然聽見一種爪爬搔之聲。猜不出是何
獸類。循着聲音尋去。看見一隻巨虎，給一棵纜倒下地的枯樹壓住。轉動不來。看見太山近前，向
着他長嘯，竭力想掙身站起。但是不但身子給巨幹壓住，四爪也給許多長枝勾住。一些不能移

動。太山彎弓搭箭，正想結果他的性命。省得他受飢餓之苦。纔把弓絃曳滿，耳中聽了巨虎悲嘯之聲，又行鬆手。暗想同在難中，何苦奪他自由，傷他生命。看他四爪運動雖遲，一些沒有損傷。何不體上天好生之德，救他一救。收起弓絃。把箭也歸入箭袋。背上了，走到虎前，照着快樂的虎豹樣兒，口中發出一種鼾聲。他不懂虎豹語言，卻常見虎豹快樂之時，常作這種聲響。巨虎聽了，果然住了悲嘯。澄澄的望着他。太山審度形勢，知道要把這巨幹挪開，一定離虎很近。一經放出，自己的生命，就在虎爪之中。明知如此，卻一些不怕。因為怕的一個字，太山是從來不知道的。既經決定救這巨虎，就趕緊動起手來。走進樹枝之中。到了虎邊，口中依舊打着鼾聲。巨虎把頭迴過來，看着太山。含着問訊之意。露出長牙，作個準備，並沒有威嚇意味。太山上去，用肩膀抗住樹幹。這樣站着，他的一條腿，緊貼虎身。人虎竟逼近了。太山運用全身氣力，將樹幹慢慢擡起。巨虎覺得背上重量，逐漸減輕。慢慢爬將出去。太山等他出去，纔把樹幹放下站起來。巨虎還在樹畔站着，呆呆看他。太山知道自己此刻捨命救的，是一隻猛虎。救雖救了他，安知他不撲上前來吃自

已呢？想着，不覺一笑。說也奇怪，那隻巨虎靜靜站着，等他出去。太山走出樹枝。站的地方，離巨虎不過三步。知道虎是不能上樹的，正想縱上樹去。忽然轉念一想。想試試這巨虎，究竟還有感激之心沒有？獸類中也講友誼不講？大着膽，昂然過去。巨虎見他近前，把身子向邊頭一讓。太山過去，身子從巨虎口邊擦過。纔走幾步，虎已像家犬一般，低着頭跟來。太山不明白他跟着走的意思。究竟是表示友誼呢？還是跟着走，等腹中空虛之時，上前吞噬？後來仔細體察，纔知純粹是友誼，並無襲擊之心。那天晚上，太山嗅到鹿味。縱入樹中，用草繩拿到一頭肥鹿。自己不肯獨吃，仍舊用鼾聲來喊那巨虎。這也是太山從經驗中得來。兩虎出獵，得到生物，也是用鼾聲叫他同伴來分食的。不過聲音比救巨虎時所用，高一些，尖一些。這一次太山叫那巨虎，也用這種聲音。果然纔叫一聲，樹後豐草中，一聲響，走出那隻巨虎來。見了鹿，嗅到血味，樂得他長嘯起來。不多一回，一人一虎，把那隻肥鹿，吃了個罄盡。從此巨虎就不走了。跟着太山在森林中亂闖，分頭找取食物，互相招呼着，從來沒有獨享過。玩了幾天，人虎都沒有鬧過饑荒。有一天，巨虎拿到了一隻

野豬，同太山在那裏分吃。正吃得痛快，有隻獅子遠遠見了，怒吼一聲搶來。想趕開太山同巨虎，他來享用。巨虎知道不是他的敵手，避入樹後。太山也上了樹。把草繩解開準備着。獅子走到野豬邊，昂起頭來，想發巨吼。太山的草繩落下，套個正着。用力向上一曳，緊緊把獅頭縛住，拖將上去。等獅子站直起來，只剩後腿在地。太山將繩縛在一個巨枝之上。叫到巨虎。自己也縱下樹去。挺着石刃，同那巨虎，夾攻那一頭懸在半空的獅子。巨虎專咬獅子右腹。太山專刺左腹。沒有等獅子咬斷草繩。太山已經將他刺死，放將下來。太山同巨虎，一齊發一聲長嘯。在那個時候，剛好有二十多個臉上畫得花花綠綠的野蠻人，掉着一隻獨木戰艇，向島邊駛來。聽見森林中發出這種可怕之聲來。都嚇得面面相覷。

第五回 破蠻奴爪牙充將佐 航巨海猿虎作船員

太山循着海岸，探看全島形勢之時。常入內地去考查。知道島中絕無人跡。就是海邊一帶，也不像有人來過。看那岸邊淺草叢茸，即使有人踐踏，海風一吹，仍舊站起，輕易也看不出來。因

此索性放下這條心念。殺獅次日，帶着巨虎，來找亞克德等巨猿。巨猿看見他帶着一頭猛虎，都嚇得跑了。太山用了種種方法，纔將他們叫回。拿定主義，替他們講和。雖屬不易，卻因自己思子之心，沒有事做，就要潮上心頭。不如借此消磨一些塊壘。不過巨猿們腦筋雖是簡單，知識雖是有限，還容易同他們講明白來。只是要同巨虎說明來，卻是很難。因為巨虎的腦筋，只有仇視異類之心。這個心，深印腦中，一時消滅不了。要消滅他，決非人力所能。後來給太山想到一種特殊訓練來。他軍器中本來有一支大頭巨棍。先用草繩將巨虎拴住。巨猿們見太山拴住巨虎，都圍來觀看。太山等他去撲巨猿，就用巨棍打他。那知覺敏銳的鼻子，使他明白這些身材高大，毛髮鬚鬚像人的東西，是不許吃的。太山打了他兩次，兩次他都咆哮着，卻不來搏噬太山。大概他心中還深記着敬愛太山之心。受了這種訓練，又加了些恐怖之念，從此見着巨棍同巨猿，都不敢輕動。話雖如此說。究竟他的對於太山這般恭順，是否如上文所說的有什麼敬愛之心，還是跟着太山幾天，成了習慣。即使打他，他也不走。也難武斷。不過人類確有馴服百獸的可能。只要訓

練得法，很是容易。太山生長森林。林中生物的性情，比較我們格外明白些。他的手段也比較上高強些。所以收效較易。讀者諸君，不要把這件故事，當作神怪小說看纔是。太山訓練已畢。常常帶着巨虎猿羣，出外行獵。同去同來。獵到的東西，都是大家分吃一些。這個奇異可怖的小隊中，最勇猛的，就是數月以前常在倫敦社會中往來，到處受人歡迎的太山。他們的小隊，間或也分開了走。有一天，太山一個人，從樹上縱下海邊去。在海灘日光中躺着。不提防海角最高處，有個入望見他。看見沙灘上躺着個白種蠻族。不覺吃了一驚。看了一回，迴過身去，向後面的人。說了幾句話。後面二十多個服裝離奇，相貌兇惡的野蠻人，一個個向下偷看。他們藏匿之處，是在下風頭。所以太山一些沒有覺得。後來翻過身來，臉衝着他們，也沒有留意。那些野蠻人趁他沒有看見，縱下海角。從草叢中，向他蛇行而來。這些人身材非常偉大。頭上都戴着野蠻式的包巾。開着花臉。掛着金屬飾品。包巾上插着彩羽。形狀很是可怖。一到岡下，站起身來。那棕色巨掌中，都握着巨棒，僵僕而前。太山思子懷婦，淒淒切切，一些不知。等到聽見足音。定睛一看，縱起身來，知

道不妙。迴身迎敵。那些野蠻人見他起來，一聲吶喊，舞着巨棒，一擁而上。太山按棍而待。等到身臨切近，一根飛出，已將爲首一個打倒。然後縱入人叢之中，揮棍痛擊。聲東擊西，指南劃北，把二十多個野蠻人，打得落花流水，直退下去。那些殘餘之人，在相離不遠之處，聚在一起，再商進攻之策。太山交叉着手，靜靜站住，唇上含着微笑。不多一回，他們把全隊之人，化作半圓形。舞着蠻刀，直逼上來。太山見去路已斷。大家用的是蠻刀，來勢非常兇猛。要想殺出去，只有從人叢中出去。後面又是大海。知道此番已到緊急之時。一促眉頭。想出一個制勝良謀。看那些野蠻人相距還有些路，走得極慢。喊着跳着，像跳舞似的，逼近來。太山引吭長呼。這一個呼聲，聲音很是可怕。嚇得那些野蠻人，停住脚步，面面相覷。他們雖是蠻族，卻從未聽見過，這種怪聲從人類咽喉中發出。現在雖已目覩，還是不信。頓了一頓，見太山沒有別的動作。仍舊向前逼來。不料這一次，纔一舉足，森林中忽然來了一種聲音。恐有埋伏，從新站住。迴過頭去一看。不覺吃了一驚。韋甘壁人也算非洲有名勇士。見了也是嚇得血脈都停滯了。因爲一隻暴眼擦牙的猛虎，從林中直奔

出來，猛虎之後，隨着二十多隻長臂彎腳的巨猿，都向他們奔來。原來太山的馴獸到了，他們驚魂未定。猿虎在前，太山在後，夾擊那些韋甘璧人。饒是他們驍悍，舞着刀棒抵敵。委實抵敵不住。縱然殺死幾隻巨猿，韋甘璧人也死了不少。巨虎爪牙，同亞克德的長齒，傷了不少敵人。太山握着石刃，各處督戰。不多一回，二十多個野蠻人，只剩下一個，趁空落荒而走。這個人就是烏甘璧流域，韋甘璧蠻族酋長，莫甘璧。從草叢中逃過岡去。不料吃太山看見，他本來不肯吃人肉的。儘他的猿虎飽啖，自己卻追下莫甘璧去。躍上岡去。看見莫甘璧向沙灘上，潮汐不到之處，停着的一隻獨木戰艇奔去。太山見了那戰艇，又生出一種新希望來。暗想若是這些野蠻人是從別島，或是大陸上，坐着這條船來。我們也可以坐了這條船過去。即使他們住的地方，不是非洲海岸。一定也有人類，到了那邊，再圖進行。主意已定。輕輕追去。莫甘璧一些不知。直到太山拍他肩頭，他纔知道。剛想反抗，兩隻手腕，已經給太山握住，沒等他掙扎。太山輕輕將他按在地下，用非洲西部通用的土語，問道：『你是誰。』莫甘璧答道：『我是莫甘璧。是韋甘璧部落中酋長。』太山

道：『你若肯助我離開此島，我就饒你性命。你肯不肯？』莫甘璧道：『助是儘肯助你。只是我的部將，悉數給你殺死。沒有人打漿，就不能渡海。連我此刻都沒法離開你這個荒島哩。』太山站起，讓他起立。仔細將他上下一打量。覺得莫甘璧也像一個好漢。催着他一起回去。莫甘璧聽見遠遠猿虎咆哮之聲。不敢前進道：『不好，我們過去，一定要吃他們殺死的。』太山道：『他們都是我的部曲。我保他們決不殺你。』莫甘璧方纔見自己那些部將，一個個給猿虎咬死。非常可慘，怎肯再行自投羅網。只是不肯。太山硬逼着他同走。不多一回，已經走到那血肉淋漓的海灘上，猿虎見他們走來，都昂起頭來呼嘯。太山拖着戰兢兢的莫甘璧，向猿虎叢中走去。以前替巨猿同巨虎介紹。現在卻替莫甘璧同巨猿介紹。究竟猿比虎機靈些，一經介紹，就沒事了。巨虎卻有些爲難。以前聽着太山命令，來殺這些黑人。現在又要他同這個同樣的黑人和好。這是什麼緣故？還虧得腹中已經吃飽。所以只繞着這個黑人，低聲呼嘯。眼光灼灼看着嚇他。莫甘璧嚇得緊緊靠住太山。一步不敢相離。惹得太山大笑不已。後來見莫甘璧實在給巨虎嚇得心膽俱裂，

可憐得很。抓住虎頸，拖過來。見他嚇莫甘璧，就用巨棍打他鼻子。纔把他約束住了。莫甘璧看見太山有這種本領，直佩服得他五體投地。把拿他當作俘虜的怨氣，也消掉了。巨虎既受了太山教訓，不來咬他。他心也安了。不過要說他心中安樂，卻不能說。終日同這些獸類在一起，時時抱着戒懼之心。直到數日之後，纔把那一條心放下。他常自跟着太山亞克德巨虎出外行獵。遇見鹿豕，只用太山一聲令下，四個伴侶，一擁而上。莫甘璧見那些可憐的動物，不等他們去殺，已經嚇個半死，掙扎不來。均分起來，莫甘璧的一部份，是用火烤着吃的。太山同猿虎，都是生啖。若是把自己一部份吃完，想搶別個的未吃之物。人同猿虎，一般喉中都會發出一種洪怒之聲。讀者見了這段文字，千萬不要見了太山的吃東西，同野獸一般。反不如一個野蠻人，生出疑怪來。大概無論人類同別種動物，習慣是改革不來。倘若有一種惡習慣，從小就深印腦中，縱使後來受了文明社會的同化，改革過來。到無意之中，還要流露出來。從小得到的優良習慣，也是如此。莫甘璧雖是野蠻人，從小受着父母的訓導，食物非烤熟之後，是不許入口的。太山卻是生長猿類

之中，從來沒有吃過熟物。他吃熟物，還只在近兩三年。所以不但習慣難改，還覺得生物之味，遠勝熟物。生物若是新殺下來，更是鮮潔適口。烤着吃，反足以損失原有滋味。幾星期前，雖是沒有發現出這種習慣。現在既到蠻荒，當然要揀可口的東西吃。若是我們同他一樣，從小就吃生肉。目中遇見的人，也都是吃生肉。當然見了太山的現狀，即使非洲蠻族見了鄙薄。我們一般也會贊成太山。就是以我們美洲而論。羅督甫湖邊，住着一種不吃牛羊的民族。縱使他們四周鄰村中，都住着吃牛羊之人，也不能改革他們習慣。湖邊還有一種專吃驢肉之人。然而四周鄰村，都是反對吃驢肉的。還有那些贊成吃蝸牛，蛙腿，牡蠣之人，說得怎樣可口。見了吃螻蛄一類昆蟲之人，卻非常憎厭。既是鮮牡蠣可吃。新殺的鹿肉又何嘗不可吃呢。太山費了幾天光陰，把樹幹中的纖維，織成一塊獨木艇上用的短帆。也知道要教這些巨猿盪槳，頗非易易。又不能不帶幾個去，作為戰士。有了這個短帆，他同莫甘壁在波平浪靜之時，或可穩渡滄海。上船之後，教他們依着樣盪槳。恐怕猿類性情，不易駕馭。非有幾星期的訓練，不能奏效。只有亞克德聰明一些。有

一天無意中同他談起，他很是高興，太山趁勢把划槳渡海的好處告訴了他，他也答應效力，向莫甘壁探問，知道大陸離這座荒島不遠。那天他同他部下出來，遇了潮漲，又變了颶風，吹入海中。在黑夜裏駛了一夜。天明之後，見了這個荒島，還以為就是大陸。若不是太山那天告訴他，恐怕到於今還以為是大陸哩。他對於短帆，有些懷疑。因為他從未用過。他的部落，遠據烏甘壁河上游。本部之人，向未航海。對於短帆，信用很是薄弱。太山卻抱着無窮希望。只要有好西風，張起帆來，就可以到大陸。到了大陸，或可遇救。不然，儘在這座無名荒島中守着，恐怕一輩子不會有船從島畔過去的。所以挑了一天西風起的日子，帶着莫甘壁亞克德，十多個巨猿，同那隻猛虎，上了船。張起帆來，離了荒島，直向大陸進發。海中大小舟楫之中，所有船員，國籍雖異，卻都是人類。太山這隻船上的船員，卻是猿虎。也可以在航海史上，開一個新紀元了。

第六回 野水戰爭主辱臣死 蠻邦徵調虎嘯猿啼

太山船上載着野蠻人和猿虎合組的船員。順着西風，張起帆來。自己又同莫甘壁划着槳，

從暗礁缺口，向東而行。太山掌帆坐在船頭。教巨虎蹲在自己足邊。說也奇怪，巨虎自從歸順之後，慢慢把太山當作他的主人看待。太山要他怎樣，他從來沒有不依過。對於莫甘璧等卻又不。偶爾生氣，就要撲上去取他的命。舟中逼窄，太山恐有疏忽，傷了自己伴侶。特地將他放在自己身邊，好留心看守他。船尾上坐的是莫甘璧。亞克德坐在太山莫甘璧之中。還有那十二隻巨猿，卻坐在亞克德莫甘璧間。初上船去，他們閑着沒有事做，東張西望，很是快樂。一出海口，都望着荒島，有些依依不捨情況。戰艇在先本很平穩。到了口外，帆一受風，戰艇就向巨浪中直穿過去。風勢愈緊，波濤愈高。船行愈速，離岸愈遠。船一震動，巨猿向來沒有嚐過這種危險，驚駭萬狀。起初還不過有些轉側不寧，嚷着怨着。亞克德費了不少唇舌，纔把他們鎮靜下去。後來風濤愈高，一個巨浪，直打上船。他們駭極，不肯再受王的約束。一個個跳起來想逃命。若不是太山幫着亞克德彈壓，幾乎把船都鬧翻了。後來慢慢慣了，纔不再騷亂。風勢不息，舟行甚速。十小時後，太山已見船前水平線上，現出一線海岸。那時天已昏黑，辨不出烏甘璧河口。只能將船駛到最近

之處停泊。靜待天明，再行尋找。船到海灘。一不留神，竟爾翻了。虧得大家都很敏捷，在黑暗中爬上岸去。沒有給海浪捲去。那隻戰艇，也給巨浪送上岸來。一上岸，巨猿怕冷，都擁在一起取暖。莫甘壁也覺得寒冷。拾了許多枯枝，種起一個火來。巨猿們都圍過來烤火。就在火邊睡了。太山同虎，卻不想睡。他們在森林中跑慣的。腹中有些飢餓，都想去找取食物。一同走入林中。有時並着肩走，有時魚貫而行。人虎更番做嚮導。後來還是太山嗅到遠遠有些野牛氣味。帶着虎，追蹤尋去。果然在河邊葦叢中，找到那頭牛。睡得正酣。指揮着虎，慢慢爬去。他同虎一起行獵，常是通力合作。虎見太山手勢，早已了然。他取野牛右邊。讓太山攻左邊。野牛睡夢中竟沒有聽見。太山到了野牛身邊。使個暗號，巨虎撲上牛身，一口將牛頸咬住。野牛夢中覺得痛，直跳起來。發出一種狂號。太山見了，直搶上去。挺着石刃，向他左肩窩下直刺。右手卻抓牛頸後長毛。牛受了人虎攻擊。豎起短尾，向葦外奔逃。他想逃開這個恐怖之所。不料太山抓住不放，跟着他走。那柄石刃，還在那裏亂戳。虎齒咬住他頸皮，也不肯放鬆。所以他雖是跑，還帶着人虎同走。到幾百碼外，太山

的刃尖，纔戳進他的心房。狂吼一聲，倒在地下。太山同虎飽餐一頓。就在林深草密處，枕着虎身睡了。次晨醒來，又吃了些牛肉，扔下虎。一個人去叫莫甘璧同巨猿們來同吃。吃完之後，猿虎又想睡覺。太山趁空，帶着莫甘璧去找烏甘璧河。走了不上幾百碼，看見迎面一條很寬的大河，攔住去路。莫甘璧認得就是前幾天，戰艇從此經過入海之所。太山很是快樂。同他兩人，循着河向下游走去。果然是流入海中的。離他們上一夜覆舟之所，不上一里。太山依量河流既長，沿河必有土人。陸可夫既將自己放入荒島。要早把劇克送給土人，必在此間登陸。若能找到土人，或者可以得到些消息。因此同莫甘璧找到戰艇。推入海內。認定方向，望烏甘璧河口駛去。灘流清淺，加上海潮洶涌，時虞傾覆。虧得持以堅忍。居然達到目的。到了河口，那時潮勢正落。進口時非常艱困。直到黃昏時，纔到距離猿虎最近之處，把船停住。揀河邊一株高樹上，繫好纜。折回森林，到了葦塘左近。看見那些巨猿都在樹上採取果品。虎卻不見，當夜也沒有回來。太山以爲他去找他同類，不會再來的了。心中很是依依，像失了個良友似的。次晨，一早領着莫甘璧同猿羣就道。

走着還想起虎來，捨不得他。再用平時呼嘯之聲叫他。不料遠遠來了個迴響。半小時後，大衆剛待上船。那虎從林中追來。見了太山把背拱着，口中發出嘶聲，挨着太山身子站住。太山教他上船。他乖乖的縱上船頭舊位蹲着。一點數，不見了兩隻巨猿。太山同亞克德叫了一刻多鐘，不見回來。仔細訪問，纔知離島之時，他們本已勉強。在船上受了風濤之險，又鬧得最利害，一定是故意躲開的。太山知道強他們同走，也是無益。只得解纜上駛。走了些時，正午時分，把船停了。上岸獵取食物。給一個甘維禮部落中人，在岸邊深林中瞥見，遠遠望來，太山是個白人。那些巨猿毛髮鬚鬚，像是穿着軍裝的武士。卻沒有見虎。他是個纔受過白種人蹂躪之人。驚弓之鳥，怎不吃驚。也不等仔細考察，掉過身子，閃入林中。像受驚的鹿一般，取問道奔回幾里以外，自己村上去。到了村中，看見甘維禮會長，坐在自己圓形茅舍前。他上前報告道：「會長！又有一個白人，帶着許多武士，坐着極大戰艇，已在離此地數里以外登岸。一定同那個黑鬚白人一樣，來搶劫殺害我們的。」甘維禮新受一個白人的懲創。心中正在悲憤。聽見這個消息，直跳起來。吩咐立刻敲

那戰鼓，召集全村出外行獵的戰士，同田中耕種的農夫，鼓聲一起，村人雲集。備了七隻戰艇，裝着許多開花臉插彩羽的武士。長刀耀日，軍容甚壯，划槳起落，順流而下。這一次出戰，並沒有吹那土人常用的畫角，也沒有舉行登登舞。甘維禮知道白人利害，不敢輕視。所以定下這個襲擊之策。想悄悄下去，殺他個罄盡。不然，白人火槍利害，若是聽見聲響，有了準備，於自己部下，很是不利。他坐的船駛得最快。比那六隻船相差很遠。河流倒瀉，不一回已到轉灣之處。他的船纔轉灣，已經看見那條上駛的船。船首果然有個白人坐着。兩船接近。甘維禮的部下，發一聲喊，直站起來。把手中握着的長刀，直砍過去。那時亞克德部下羣猿，見有人來攻，都從船底站起。十一隻巨猿，向着敵人一陣咆哮。伸過長臂，來奪敵人的軍械。甘維禮見了嚇得魂飛魄散。早知白人的將佐是巨猿。他寧死也不來惹禍了。他的部下，也是吃驚。只是既已接近，不得不強打精神，同巨猿決一勝負。正在亂着。第二號戰船也到，見他們伙伴已在開戰。還以為敵人是白人同些士兵。也趕來助戰。一個個跳上太山艇上。等到看見敵人都是巨猿。嚇得仍舊跳回原船。趁他們會長

攔截住巨猿沒命的向上游逃去。只丟下一個人。那人還沒有看清對方是何等人物。纔一上船。太山向船底喊了一聲。船底下一聲長嘯。跳出一隻猛虎。亞克德也迴身截住。巨虎發了野性。張牙舞爪，向黑人亂咬亂抓。亞克德也從那邊，一路殺來。撞到的也抓起來向他喉間一咬。扔入水中。甘維禮正同跳上船來的巨猿拚命決鬥。無暇再顧那些部下。那時他的長刀，已給太山奪去。在部落中雖是一位酋長。遇見太山卻同嬰兒一般。眼看着同自己並着肩，同這些野人戰爭的武士紛紛倒下。也知道自已性命，已在俄頃之間。卻還仗着一身武藝，力戰羣猿。拿定主意，即使戰不過他們，也要把這條性命買貴些。決不肯賤價出售。他雖有這種壯志，兀耐爲環境所迫，同他決鬥的，並非常人。所以不多一回，咽喉已經給敵人掐住，向後直仰過去，倒入船底。腦筋頓時發亂起來。眼前景物，漸次模糊。呼吸之時，胸口非常之痛。慢慢呼吸緊促起來。一眨眼間，寂然暈去。等蘇醒過來，手足已經給人縛住。知道沒有死，還好好躺在船底。身邊卻蹲着一隻巨虎。索性把眼睛一閉，靜待巨虎將他吃了，省得零星受苦。不料等了半天，只見虎齒上來。有些不信。從

新睜開眼來。卻見巨虎身畔，添了那個同他決鬪的白人。跪在艙底盪槳。自己身畔，還綁着許多自己的部下。他們身後，就是幾個巨猿。太山見他醒來。向他道：『我聽見你部下講。你是他們的會長。部落極大。你的名叫甘維禮。』甘維禮道：『正是。』太山道：『我們並沒有犯你。你無故攻擊，是何道理。』甘維禮道：『三日以前。有個白人來。他也說不相侵犯的。我們送了他不少東西。不料他趁我們沒有提防。向我們開起槍來。殺了我不少人。還擄了許多羊同部落中男婦去。』

太山道：『我並不是他那樣的人。若是你不來攻擊。我也決不害你。我有一個仇人，從前受過他不少苦，也上這裏來的。講不定就是此人。只不知是他不是。你能够將他面貌講給我聽嗎？』甘維禮道：『他的面貌，非常可怕。長着一嘴的黑色濃髯。是個最惡的惡人。』太山道：『他帶着一個白種小孩來沒有？』太山問到這句話，一顆心已在那裏突突亂跳。息心靜氣，等他答語。甘維禮道：『沒有。小孩是有一個從此地過去。只不是同那個人走。是同另外一羣人走的。』太山道：『這另外一羣。是何等之人呢？』甘維禮道：『就是那惡人去追的一羣人。那先走的一羣人中。

一男一女，都是白人。還有六個木梳瀨土人。他們帶着一個孩子，先走三天，也向上游去。從他們形狀看來，彷彿是從惡人處脫逃出來。『太山聽了，不覺疑惑起來。一男一女一個孩子，那孩子一定是劇克。那一男一女又是誰呢？既是脫逃出來，他們諒來都是陸可夫的黨羽，同在船上，把劇克偷着逃走。若是如此，那就好了。他們的目的，不是想賞銀，就是索贖金。無論如何，他們一定向內地投文明社會去的。若是只有他們向上游去，還可以無需顧慮。所怕是陸可夫不肯釋手。他已經追蹤而上。相差不過三日，難保不給他追到。並且聽莫甘璧講。烏甘璧河流域，吃人的野蠻部落極多。設或給蠻族將他們拿住，也是無幸。他同甘維禮談話。船已上駛。直向他們部落開去。那時甘維禮的戰艇，有三隻，已經併在太山的船一起走。太山的猿羣，激鬪之時，已死了三個。剩下的，連亞克德還有八個。另外尚有巨虎，莫甘璧，太山。那些划船的人，看着尙是心驚。因為戰艇中從來沒有見過這種乘客的。最足以使他們心驚的，是這些巨猿。時時以怒目相向。划船時偶爾無意中碰了他們一下，就狂叫起來。要來擒他們過去。虧得太山莫甘璧亞克德時時彈壓，

纔不至於實行。到了甘維禮部落中，太山急於首途，並沒有多耽擱。只匆匆吃了些甘維禮送來的食品。還因為划船人少，向甘維禮要他十二個精壯少年，幫着駛船。甘維禮怕太山的猿虎，原也希望他們早走。一口答應下來。不料答應是很容易，實行起來，卻非常為難。部落中人眼看着舟中都是猿虎。又聽見戰士們回來詳述血戰情況。誰還肯冒這個險。個個都不肯去。沒法想，只得回來報告太山，太山微笑道：「他們都不願去嗎？好！甘維禮！你在此守着。保管不多一回，教他們一個個自己回來。」說着，站起來，召集了猿虎。派莫甘壁伴着甘維禮。自己帶着猿虎入林去。不上半小時，林中猿啼虎嘯之聲，同時並作。中間還夾着太山長嘯之聲，就在那個時候，哭喊之聲起了。

第七回 假虎威荒村謁酋長 中毒計狹路遇仇人

甘維禮莫甘壁坐在甘維禮門外。聽了這種聲音，嚇得面面相覷。甘維禮更是吃驚。問道：「這是什麼意思？」莫甘壁道：「猿虎都是跟着太山走的。在那裏幹什麼？我也不知，或者爲了

你的部下，不肯同走，躲開了。所以在那裏吃掉他們，也未可定。」甘維禮聽了，不覺目視森林，把雙肩一聳。他一生生長蠻族之中，卻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徵調方法。不多一回，哭喊之聲漸近。足足有二十分鐘光景，聲音愈逼愈近，已經離村柵不遠。甘維禮站起來想走。卻給莫甘壁受着太山密令，將他拖住。只得仍舊坐下。他剛坐下，他的部下，帶着妻子，從林中逃回村來。一個個躲回家去。他們嚇得簡直同受驚的羊一般。背後緊緊跟着太山同他的猿虎。太山到了甘維禮面前，笑吟吟的向甘維禮道：「兄弟！你的部下，全都回來了。請你替我挑選同去打漿的人罷。」甘維禮戰兢兢答應。站起來召集他的部下。他的部下，都躲在屋中，不敢作聲。太山道：「你同他們說，若是再不出來。我可要派我的部下去拿他們了，甘維禮依言傳下令去。果是非常靈驗。令纔出口，全村之人，都已出來。看着村道上來回走着的猿虎，都是膽戰心驚。甘維禮挑了十二個人，交給太山。他們起初還有些躊躇。後來甘維禮開導他們道：「太山先生的話，是不能違拗的。他要怎樣，只能依他怎樣。好在那些猿虎，都聽他指揮。好好跟着去，決不致傷你們性命。若是不去，惹

惱了他，我可不能替你們求情。」他們聽了，知道躲避不來，只得快快跟着太山等下船。坐定身軀。盪起槳來。甘維禮站在岸邊，看着他們的船，駛出視線以外。纔如釋重負的，透了口氣回去。太山等拿舟上駛。走了三天。完全是烏甘壁河流域野蠻部落的腹地。三天之內，甘維禮派來十二個人中，溜了三個。虧得猿羣中已有學會打槳的。因此太山也不以為意。他也知道若是從陸路走，比較上要迅速一些。不過不放心猿虎。怕他走散。自己少了助手。從水路走，可以約束一些。在水中走着，每天準定休息兩次。獵取食品。晚上睡覺，不是在大陸。就是在水中島嶼上。一路很是順利。所苦夾岸蠻村中人，見他們近前，早就遠逸。等他們上去訪問劇克陸可夫下落。都只剩下一個空村。太山急於要探問消息。沒法想，只得一個人單身上陸。讓那些馴獸，從水道跟着上來。臨走之時，先把此事告知莫甘壁。然後吩咐亞克德，一切聽莫甘壁指揮。接着道：「此刻我要上陸去，探聽探聽一個很不好的白人蹤跡。此人就是我此番出來尋找的。幾天之後，我一定回來。我走之後，千萬不可違抗莫甘壁的命令。亞克德也答應了。停船之時，太山即行登陸。循着大河，

向前行走。所恨消息傳播得很快。先到的幾個村子，都早已得到消息。曉得有一船野獸，往上游駛來。村民早就走了。到傍晚時分，趕到一個有二百多居民的村落。村外一般也樹着長柵。太山縱上樹去，向柵內一望。看見那些村婦，正在預備晚餐。居然還像沒有知道。要下去探問消息，不是見了他就走，就是拚命同他決鬥。他雖不是怯懦之人，現在心中擔着重心事，決不肯輕啓毀端。後來給他想出一個方法來。四周一望，知道自己藏匿之處，很是隱密。底下的人，決瞧不見。就在樹中作了些虎嘯之聲。村中之人，聽見聲息，都向樹上望着。那時天色漸黑，從下面向上望去，竟看不清什麼。太山趁他們全神注意樹上。又學着虎聲，長嘯一聲。輕輕溜下樹去，落在柵外。飛步趕到村前，敲着村門。用土語叫門。自稱是個投宿友人。太山深識土人情性，知道纔聽見虎聲，現在又有人敲門。一定驚慌失措，不敢來開。故意放高聲音叫道：「村中好友！請你開門，放我上裏面來。我是個白種人，給前幾天過去的白種惡人害了，要去追他。路過此地，天色黑了，想在此地借宿一夜哩。若是你們不知道我是個好人。方纔聽見村中虎嘯，知道你們此地出了虎患。

我肯替你們驅逐這頭猛虎，回森林去。省得他跳進村來，騷擾你們。若是你們不肯放我進來，只好款待我。我就不管了。儘他來吞嚥你們。」村中起初沒有人出來接談。後來有個老者，走到門邊，答道：「若是你果然是個白種人。是我們的好友。我們也可以放你入內。不過你得先替我們驅逐那頭猛虎。」太山聽了。飛步仍入樹中。這一次做了許多聲音。上樹之時，聲音很響。同時又做出猛虎發怒。彷彿樹上，確有猛虎藏着。見人上去發怒似的。到了樹頂。一壁喊着，教那虎速走。不然就要殺他了，一壁還學着那虎發威之聲。咆哮之聲。然後重重的縱下樹去。故意把脚跳得山響。口中卻不斷的學着虎嘯。慢慢向森林走去。幾分鐘後，仍到村外。敲着門叫道：「虎是給我逐走了。你們遵照約言，放我進來罷。」叫罷。聽着村民在村內紛紛聚訟。爭論了許久。纔由五個武士，出來開門。到了門邊，向外先張了一張。大概要先看看這逐虎的壯士，究竟是何等人物。一看是個裸體的白種人，很有些不信。後來太山向他們再三證明，自己是個好人。並且替他們逐去一頭猛虎，足證是他們的好友。他們只纔信了，把門開了，放他進去。太山進了村，等武士們

把村門從新關上。一起上會長住的茅舍來。到了門邊，已經有許多男女候着。見了太山都擁過來觀看。太山向會長探問陸可夫消息。不料他回答的話，完全同甘維禮的話不同。他說陸可夫在他村中住了一個月。一星期前纔行上駛。頭上已生雙角。同行有一千多個魔鬼。明明知道都是謊話，也懶得點破他。不過因此知道陸可夫確在此地經過。若是追蹤而上，一定可以將他拿住。心中卻暗暗稱慶。問了幾個鐘頭，纔問出陸可夫未到之前，果然還有一羣人過去。一羣人中，果然有三個白人。一男一女一個孩子。還有木梳瀨土人，做他們的侍從。太山見再探問不出別的話來，也不再囉嗦。向會長道：「我的伴侶，是從水路上來。大概明天可到。我打算先走。若是他們到此，請會長不必害怕。好好招待他們。所有伴侶，都有黑人莫甘璧約束着。只要會長好好招待他們，他們決不傷害你一人一物。現在我疲倦已極，要到樹下睡去了。請你吩咐部下不要見擾。」會長聽了，要把自己住的茅舍，讓給太山。太山從前嚐過土人茅舍中風味，寧可幕天席地，住在戶外。並且住在戶外，可以相機行事。因此只推說，恐怕夜中虎要再來，宿在樹下。若是虎來，

可以替他驅除。會長聽到這句話，當然是非常樂從。也不再相強。太山同土人交往已久，知道土人性情最是崇拜神鬼。所以同他們相處，最好要做得神出鬼沒。顯出他有超人神技似的。這樣一來，足以使他們尊敬。像村中這種柵欄，原可以從樹上輕輕下來，驀地裏走上村道去，嚇他們一跳，不過在晚上悄悄給他一走，他們村門不開，忽然失了一個投宿的客人，也可以使他們疑神疑鬼。所以等村人深入睡鄉，站起來縱入樹中，跳出柵欄，揚長走了。一入森林，循着長河，向上游走去。他平時最喜在樹頂上往來。有月光照着，風景更幽。在樹頂走，旋風似的，走得很快。不過沒有月色，在黑暗森林中往來，一般也可以游行自在。這也是他從小在森林中往來慣了。在黑暗中看東西，可以同白晝一樣。不比我們生長文明社會，目光反而薄弱。偶逢電燈一熄，在大街上走着，還怕傾跌哩。走到天明，隨意找些蟲蟻兒果腹。睡了幾小時，從新前進。到正午時分，路上也幾次遇見土人。他們見了太山，不無疑慮。都想躲避。禁不起太山同他們開誠佈公的講。他們也就坦然。向他們探問陸可夫的蹤跡。都說是見過的。知道不錯，很是快樂。走了兩天，還是在烏

甘壁河上。迎面有一座大村落。太山進去，那會長招待得非常周摯。太山見他目露凶光，並且長着一口吃人野蠻的利齒。知道決非善類。不過疲倦已極。想在這村上休息十多小時。現在距離陸可夫愈近。打算要養息些精神出來。好取他的性命。聽這會長講陸可夫是上一天早晨，纔從本村向上流去。大概不久就可追着。太山問他先走的一羣人。他卻一口回絕。說是不知道。太山知道土人最愛的是賄賂。自己孤身到此，既沒有禮物送他，又沒有火器防身。他卻這般恭順，其中必有隱情，很想早離此地。祇因筋力疲倦，知道村中可以供給他的食品，省得自己去找。自己向來又是沒有畏懼之心的，因此也就安心住下。吃了一飽，向茅屋後空地上，一躺，就睡着了。會長見他去睡。立刻叫了兩個部下，低低下了一道訓令。那兩個人得令之後，飛步出村。循着大河，向東走去。會長恐怕驚醒太山，不許村人前去擾他清夢。還不許他們唱歌，同高聲談話。表面上很像是個好客的賢主人。三小時後，有幾隻獨木艇，從上游下來，直到村邊。會長已在岸邊守着。見了獨木艇，把手中握着的蠻刀，向上一舉。這是他同艇上之人預定的暗號。表明太山已在

村中。他派出去的兩個部下，也在船上。原來會長特地派他們上去送信，帶這些人回來的。幾分鐘後，船已近岸。先是土人上岸。隨後船上五六個白人，也跟着上來。一到岸上，那個爲首一個黑髯的白人問道：『你那使者所說的白人，現在何處？』會長道：『他在村中睡着哩。我已經切囑村人，不許亂嚷。好等你回來，他還睡着。起初我還不知他就是尋你想害你之人。後來他向我探聽你的來蹤去跡，問得太迫切了。纔知道他就是你以爲他還在森林島之人。你若不同我講你同他的交涉。我還不認識他。說不定此刻他已經追上了你。殺了你哩。你不妨先去看看。倘然是你的朋友，並非仇人。好在我並沒有傷他一些髮膚。若是果然是你的冤家，替你效了許多力，你必得送一支火槍，同些槍彈給我。』黑髯之人道：『你這件事，辦得很好。足見你肯見助。無論他是朋友是仇人。我必定拿一支火槍同子彈送你。』會長道：『我是永久助你的。現在快隨我去看那睡在我村中的人去。』說着，帶了那黑髯之人，走回村中，到太山睡覺之所。果然看見太山還在那裏酣睡。他兩個站在那裏，背後還有二十多個武士走來。會長用食指向上一舉。那些

武士就站住了。黑髯之人，看了太山，唇上現出一種獍笑。帶着會長，回屋前來。會長向黑髯之人一看。黑髯之人點了點頭，表明睡着之人，正是他的冤家。會長向那些武士一招手，指一指太山，向他們使一個手勢，教他們上去把太山細綁起來。那些武士趕上前去，按住太山，將他綁住。等太山醒過來，已經動彈不來了。武士們將他面向着上，扔在地下。太山舉目向人叢中一看。正見陸可夫在內。陸可夫冷笑道：『你真是一隻豬。難道還不知我陸可夫的手段。還想同我廝纏嗎？』說着，走上去，向太山臉上踢了一脚道：『這就是歡迎你。今夜在我這位朋友伊竺伯沒有吃你之先。我還要來向你報告你那妻子二人的現狀，同我替他們預定將來的計劃哩。』

第八回 猛虎揚威蠻奴殞命 英雄落魄魔鬼擲擒

鬱鬱葱葱的深林豐草間，有一個蒙茸柔軟的東西，潛步走出。兩隻眼睛被林間的月光所射，炯炯發作黃色。足音很輕。有時昂首而嗅，好像偵伺什麼似的。空林中有很多颼颼。綠枝跳跟，發出微響。這隻虎聽見了亦或止步。不過所偵伺的東西，好像在東隅。虎於是也向着東行。行程

雖然很慢，但也曉得所偵伺的一定不錯。肚子雖然餓着，也不中輟。行了一夜。天明纔攪着了一個小獸果腹。餓得太久了，所以吞嚥頗速。天晚纔到了一個巨村。那虎繞着長柵，在地上嗅着。到柵後同村舍接近處，忽行止步。在地上細細嗅了一回。把頭側着，豎起雙耳，竊聽裏面聲息。森林中生物的聽覺，原比人類來得敏銳。人類聽不到的聲音，他都聽得見。聽了一回，果然給他聽到一種他所要聽的聲息。把後半截身子，向後一挫。倏地一縱，已經縱入柵內。偷偷的向茅屋後，黑暗小巷中閃去。村中的衆婦，因爲夜間有大宴會。紛紛各自向廣場中挑一處地方，種一個火。火上放着水罐。火堆之中，立着一株極粗的短柱。預備綁那受剝割之人。柱畔立着許多身上用五彩顏料畫着花紋的蠻奴，在那裏談笑。那些蠻奴，因爲參預大典，不但身上畫花，連眼眶，嘴圈，胸口，臀部上，都畫得五彩斑斕。頭上用鐵絲紐着許多彩羽。村人在那裏準備大排筵宴。那個預備受他們剝割的太山。卻一個人給他們綁在靠柵欄的一間茅屋之中。他也想憑自己筋力，掙斷綁他的繩索。幾次給陸可夫進來瞧見，指揮那些蠻奴，將他從新加綁。自知筋力已盡，也不再掙

扎，靜待就死。從前他也遇見過不少險境，常常對着死神，含着笑顏。今夜既知已臨絕地，也還不
改常態，可以含笑赴難。所恨目前自己已不是個繆夫。對於自己固無所依戀，卻不能不想到妻
子。他想到：『我死之後，不知他們要受苦不要。琴痕呢，現在還在世界上最大一個都城之中。天
幸他不知道我今天的死狀。即使見我不回去，心中記憶，卻有許多好朋友勸慰着，也可以減輕
他的愁思。所最不放心的，就是劇克那孩子。陸可夫既有那種殘酷的宣言，決不肯輕易放手。一
定還想害他。若是我還在世上，還可設法救他。現在我這森林大王太山，像野獸似的，落在陷穽
之中。眼看着是沒有希望的了。我一死，那孩子也是準死無疑。這種玉雪可愛的孩子，知道他的
前途日就黑暗。怎能使人不悲痛呢。』太山被擒之後，陸可夫常來凌辱太山。用盡種種手段，總
不能聽見太山叫一聲痛，告一句饒。沒法想，只得丟手。預備到太山臨時受刑之前，再告訴他琴
痕也在他掌握之中，並沒有在倫敦。好讓他臨死之時，多添些苦楚。黃昏時分，太山在茅屋中聽
見外面在那裏預備開鸞割大宴。野蠻部落這種盛會，太山雖沒有參預過，卻也見過多次。料不

到今天輪到他自己綁上那中間柱上去。明知野蠻人的手段高強。把俘虜的肉。一片片割下來，煮着吃。饒是只剩白骨，還不肯讓那俘虜氣絕。景象雖是可慘。太山一些不注意他。他的目的，只要有一絲呼吸存在，還想逃生。並不是有什麼畏死之心，實在想使他們失望。所以一心只在那裏打算脫逃方法。外界一切聲音，付諸不見不聞。正在思索之時，忽然從鼻觀裏嗅到一種氣味。一嗅到這氣味。頓時收束雜念，屏息靜聽。不多一回，聽見茅屋後，似乎有些聲響。趕忙把嘴唇動着，做出一種人類耳中聽不出的聲音。知道屋後站着的东西，一定聽得見。太山嗅覺靈敏，早知屋後是誰。他的嗅覺，同我們白天的視覺一般。只用一嗅，就知道是故友到了。他口中的聲音一發出去。隱隱聽見屋後有個柔軟身子，在那裏用利爪抓那牆壁。不多一回，已經給他抓掉了一根木頭。從窟窿外，鑽進一個極大的東西來。輕輕走到自己身邊。用他毛茸茸冰冷的鼻子，嗅太山的臉。果然是他故友巨虎來了。那虎把太山周身嗅着，喉中嗚嗚的透出一縷悲聲。太山既不能作虎語，也難於把自己苦楚，同他講。那虎雖然抱着一片愛主熱忱，也問不出太山要他怎樣。

太山給人家綁得掙扎不來，那虎也看得出來，不過想不出救濟方法。所以太山竭力要那虎替他咬斷腕上綁的繩索。那虎不知就裏，只把舌頭將腕上臂上，舔了一遍。就在那個時候，忽地來了個送死的人。太山同虎都聽見有人走來。那虎低低咆哮一聲，躲入最黑暗的屋角。走來的人，沒有聽見。走進屋來。太山舉目一看，原來是個身材高大的裸體蠻奴。走到太山身畔，用手中握的蠻刀，望太山身上戳了一下。太山被戳，口中發出一種可怖之聲。就在那個聲中，那虎從黑暗中奔出，搶到那周身畫得五彩斑斕的蠻奴身邊。舉起巨爪，向他胸口一掌。利爪透入膚中。張開血盆似的巨口，向他喉間咬了一口。蠻奴狂叫聲中，雜着一聲虎嘯。以後就寂然了。冷靜空氣中，微聞咀嚼之聲。太山聽了，曉得蠻奴已死。屋外之人聽見他們伙伴的呼聲。知道不妙。頓時全村寂然。好久好久，太山在室中聽得他們商議起來。都是驚惶失措的聲音。後來有人在那裏低聲傳令。正是會長伊竺伯的口音。纔有許多人，脚步雜沓的，向茅屋來。那虎聽見人來，從蠻奴身上站起來。輕輕仍從進來的地方出去。不多一回，柵欄上有些聲響。知道縱出柵外去了。在太山的

意思，原希望那虎始終幫助他，替他殺那敵人。萬想不到他一聽見人來，就此走了。起初很有些不快。後來想到那虎的腦筋，本來是簡單的。有時一些不怕，有時卻非常怯懦。他聽見人來，忽然恐怖起來，因此垂尾走了。想到這裏，忽然又想起自己既身入網羅，即使虎不走，也決難相救。他雖是勇猛，敵人既有火槍，一兩顆彈丸，就可以致他死命。何忍見他爲了自己送死呢。若是那虎懂得救援方法，還可以叫他重來。只是言語不通，他既不知用什麼相救。讓他走了也好。想到這裏，來人已到門外。心驚膽戰的把頭先伸進來窺探。見屋中黑沈沈地，沒有聲息。兩個人左手握着火炬，右手挺着蠻刀，由許多人簇擁着走進來。那兩人雖是害怕；一則奉着酋長之命；一則有後面的人擠着，轉動不來。硬着頭皮進來。心底裏都記起方纔聽見伙伴的呼聲，同那一聲虎嘯。看着黑暗中兀是害怕。覺得室中寂靜。比有了聲音，還要可怕。所以在門邊先要偵查一下。究竟室內藏着個什麼危險。一個人先把手中火把，往室中一扔。就着那一刻功夫，室中內容已經看得清楚。他見那個俘虜，還好好綁在那裏。同方纔一般。室的中央，躺着一個死屍。咽喉胸口，都血

肉狼藉。他見了這個形狀，比見了虎還怕萬倍。因為室中有虎，至多不過撲上來咬一兩個人。現在虎既不見，死屍卻有一個。不知他藏匿何處？何時出來？先撲何人？這一嚇，嚇得人人自危起來。也顧不得會長命令，掉過臉，撒腿就跑。後面的人，雖然沒有看見，也知茅屋中必有可怖之事發生。一聲吶喊，都往村道那邊退去。太山見了，不覺暗笑。聽着他們在村道遠處，烏亂了好久。纔有歌聲起來。這是他們的軍歌。在衆心渙散之時，常常用軍歌鼓動大衆的勇氣。太山曉得他們一定還要來。果然停了一回，先進來兩個手握火炬手槍的白人。這兩人之中，卻沒有陸可夫。陸可夫原是個弱蟲。縱然表面上充着英雄。到了危地，他也要裹足的。太山深知陸可夫情性。他的不進來，一些不足爲異。土人見白人進來沒有事，也跟進來。見了死屍，不覺慄慄畏懼。白人詰問太山那個土人怎樣死的。太山只微笑不答。陸可夫那時也擠進來。見了死屍，嚇得他色如死灰。向伊竺伯道：『會長！我們快一些去結果這個魔鬼的性命。省得留他在此，等一回又要傷你部下哩。』伊竺伯聽了。傳令教部下把太山擡出場中，綁上柱子去。命令下去，卻沒有人敢動手。後來

互相推舉，推出四個少年來。把太山橫拖倒曳，拖出屋外。一到屋外，大家又膽壯起來。走過一二十個壯士，擡的擡，拖的拖，爭着把太山拖到場中，綁上了柱子。陸可夫等他們將太山綑綁停妥，知道太山這一次是再也不能逃走的了。心中一喜，頓時把從前的勇氣，完全恢復過來。向一個蠻奴要了一把刀，大踏步走近太山。先把刀向太山身上戳了一下。看着一縷鮮血，直迸出來。太山一聲不響，只是笑吟吟的。陸可夫見了，氣得破口大罵。握着拳，向太山臉上亂打。用腳向腿上亂踢。太山依然是芙蓉滿面。陸可夫氣極。正想把刀尖向太山心窩上刺去。刀尖纔到太山胸口，卻給伊竺伯一把拖開。喝道：「住了！若是你此刻殺死這個俘虜，不讓我們舉行死舞。我們沒有活俘虜鬻割，可要拿你替代的喲。」陸可夫怯懦性成。受了這個呵喝。居然乖乖不敢動。蠻只是仍舊站在一邊。想出種種話來，侮辱太山。他說，等一回太山的心，是他要吃的。還故意鋪張揚厲的，說出許多將來收拾太山兒子劇克的計劃。還說要去收拾琴痕。他道：「你這渾蟲，大概還以為琴痕在倫敦，同社會上貴婦在一起哩。怎知他目前的境遇，還遠不如你。因為他也在非洲，落

在一個不知父母何人的奸人手中。本來我還想等得到最後證據之時。再上森林島來給你送信。現在你既要受白種人從來沒有嚐過的滋味。眼見得死期近了。所以趁他們末了一刀送你歸天之前，先同你講講。好讓你等一回受他們鬻割之時，心中多受一些苦楚，以報你從前種種擾亂我計劃之仇。」說着，那些蠻奴的死舞，已經開始。結了個大圓陣。跳着嚷着。陸可夫再想說什麼，給他們震天價鬧着，太山也聽不清，只得罷手。蠻奴們繞着太山跳舞。步伐愈跳愈快。他們身上畫的花紋，給火光一耀，花花綠綠，格外難看。這個景象，太山記得初見達拿，就是如此。不過柱上綁的卻是達拿。太山從蠻奴刀尖下，救了達拿性命。（見野人記）這種地方，出生入死，只有太山有這種勇氣，敢去救人。太山救人，現在誰來救太山呢？在太山心中，也明明知道這些魔鬼，跳舞一完，就要來割他肉吃。這個在別的白種人，一定要驚個半死。太山在森林中久了，知道弱肉強食，佔勝利的，都可以享吃被戰勝者之肉的權利。一些不以為意。從前他手殺脫白喇，在登舞中，得到喀卻克猿族的擁戴，踐登大寶，也是如此。（見野人記）因此不以為意。他在那裏追

念前情之時。跳舞人的步伐，漸漸逼近了。蠻奴的刀尖，一個個都準備脚步一停，前來宰割。太山看那形勢，也曉得是快了。反願意他們早些動手，了此浩劫。就是那個時候，村外森林中，忽然飛來一聲長嘯。蠻奴聽了，不知是什麼東西，在林中號叫，吃了一驚，都一齊站住。太山知道救星已到，也就昂首長嘯了一聲。這一聲，比林中飛來的一聲，更是慘厲。蠻奴更是驚疑不定。陸可夫恐有差池。催着伊竺伯趕快結束死舞。好結果俘虜性命。伊竺伯也贊成這個計劃。提着刀，上前正想動手。刀尖還沒有上太山的身。一聲響亮，從方纔細綁太山的那間茅屋中，跳出一隻青睛黃毛的巨虎來。沖入人叢，逕向太山身畔站住。露出長牙，看着大眾。場中諸人，驚怖不堪。想不到這隻巨虎，是怎樣進來的。卻不道茅屋中還有猛獸跟着出來。全場之人，只有太山看得清楚。

第九回 陸可夫喪心蠱淑女 安杜生仗義救嬰兒

著者寫到這裏，暫撇下太山，將琴痕的事，補敘一番。太山從金狗輪船，給卜費肱派人押解上森林島去，琴痕從自己房艙窗內也看見。以後幾天，陸可夫也不來騷擾。每天所見只有金狗

船上扈人安杜生一個。琴痕問他送我丈夫登岸所在，是什麼地名！他還是瘋瘋癲癲的答道：『風快起了，風快大了！』琴痕還以為他只會講這兩句英語，也就不再問他。雖是這般，見他送那腌臢不堪的食品進來，還是向他慇懃笑謝。太山登岸後三天，金狗輪船駛近一條大河港口，在港中下了錨。陸可夫進艙來，也斜着眼，向琴痕道：『好孩子！船已到了。我是來給你自由安樂兩項的。見你這般悲苦，我的心也軟了。現在要盡力想一個補救方法。你丈夫呢，原是個畜生。已經將他衣服剝去，送他回鄉。現在他已經赤着身子，在森林中同那些野獸相處三天了。這是他最適宜的地方，可以不必再去想他。我陸可夫同他比較，大大不同。不但生於貴族之家，并且受過高等文明教育，生成一個上等紳士。親愛的琴痕！我願意把受過高等文明教育的愛情給你。使你從今以後，常常同一個上等紳士做伉儷。當初你年紀輕，不識人。把你純潔身軀，許給一個人。前幾年跟着他過那野蠻生活，諒來你也苦極了。琴痕！我愛你得很。只用你答應一聲，以後決不使你受絲毫苦楚。就是你的兒子，也可以平平安安還給你。』他在艙中講這些混話，剛好安

杜生替琴痕送午膳來。到了門外，聽見艙內有人講話，就立定了。把他長頸子上綴着的那顆小腦袋一側。那雙促在一起的，眼睛半開半閉，側着耳，哈着腰，在門外竊聽。連嘴上長的金黃色長鬚，都往下掛着。像是很注意似的。陸可夫在艙中把自己心中要說的話說完，靜待琴痕覆音。琴痕聽了，不覺愕然。把玉肩微聳，答道：「陸可夫先生！你今天講的話，真是可駭。難道你想強迫我幹這種歹事嗎？我琴痕既是格萊頓約翰之妻，豈是想苟延殘喘之人。難道聽了你許我不殺，就肯改嫁與你的嗎？你這些話，真聽了出於我理想之外。陸可夫先生！起初我還以為你是個惡奴。到今天纔知道你是愚魯之夫。真也可怪。」陸可夫受了這頓搶白，雙眼微微一闔，臉上居然也會起了些紅暈。湊上一步，低低喝道：「你既叫我愚魯之夫。今天就教你試試我愚魯之夫的手段。你這楊凱人（外國人呼美國人通稱）的囑強，可以斷送自己兒子的性命。要使你知我手段，服從我。我立誓當着你的面，剖出你兒子的心來給你看。好教你知道我陸可夫尼古拉是不能辱罵的。」琴痕聽了神色不動。把頭一掉，答道：「你不必絮煩。啣喝哩，實行哩。你既想報復，

也只能由你。要我改節，卻萬萬不能。我兒子現在年幼，還不能加以評斷。我是他母親，卻可以作一種預言。可以拿得定他若是有了知識，寧可犧牲自己生命，不願他母親犧牲節操的。我既是愛他之人，豈肯使他負疚終身，到臨死還抱着慚汗呢。」陸可夫見虛聲呵喝的方法不行，不覺大怒起來。他本想呵喝着琴痕從他，好讓他在歐洲去誇口，宣佈灰石爵士夫人是他外室，可以圓滿他復仇計劃。誰知這貞烈的琴痕矢志不移，輕輕將他破壞了。趕過去，像野獸一般，撲到琴痕身上。一手攔住他的咽喉，想按倒牀上去。他的手纔攔上去，艙門呀的開了。陸可夫把手一鬆，跳起身來一看，進來的卻是安杜生。一進艙門，目光又變成愚蠢。下頷張着，匆匆在艙中小桌子上，替灰石夫人擺那午餐。陸可夫橫着怒目問道：「你是幹什麼的？爲什麼一聲不響的幫進來？快給我走出去。」安杜生用他水汪汪的藍眼，笑吟吟看着陸可夫道：「風要起了！風要大了！」說着，仍舊忙着把幾個菜碟，在桌上移動着，只是不走。陸可夫叫道：「你快給我離開此地。不走，我可要把你扔出艙去了。」說着，奔上去，想抓安杜生。安杜生只是傻笑。一隻手卻見他去摸那

把油圍裙上掛的佩刀。陸可夫有些膽怯，不敢去招惹他。向琴痕道：『我答應給你的那件事，你得仔細再思索一下。我明天來聽你回音。若是你不肯的話，我先把全船之人，遣上岸去。只留下我同卜費肱兩個。好讓我殺那孩子給你看。』這幾句話，完全是用法國話講的。他以為安杜生一定不懂，所以也不去留意他。說完之後，把艙門砰的一聲關上走了。等他走後，安杜生迴過頭來，看着琴痕。平時那種傻樣，已經消滅。喃喃的說道：『他當我是個傻子。我何嘗傻來。法國話，我也不是不懂的呀。』琴痕愕然道：『這樣說，他方纔講的話，你都懂得的。』安杜生道：『正是。』琴痕道：『哦！我明白了。大概你是聽見他在這裏同我為難。纔走來保護我的。』安杜生道：『你待我很慈祥。他卻看我像腌臢狗一般。夫人！我助你。你等着我。我準定助你。非洲海岸，我是常來的。』

琴痕道：『師範？人人都同我們反對之時，你怎樣能夠助我呢。』安杜生道：『風要起了！風要大了！』說着，也不再說什麼，開門走了。琴痕雖是不信安杜生有什麼方法幫助他。不過方纔安杜生那麼一來，已經感激非淺。想不到在仇人之中，還有這般一個好友。在金狗船上，住了許多天。

天天都在愁悶之中，今天纔得到一線歡樂。雖然不知道安杜生究竟有無實力，已經把一腔愁緒減輕了不少。這一天琴痕就沒有再見陸可夫。等安杜生送晚膳來，想再同他談談。不料他舊病復發。又是從前那樣傻頭傻腦的。『風要起了！風要大了！』亂說。不過，來收拾碟子時候，輕輕的道：『夫人！你今夜不要卸妝。把絨毯也捆起來。不久，我就來引夫人出去。』說着，匆匆要走。琴痕拉住他衣袖道：『我的孩子是要同去的。沒有他，我也不走了。』安杜生道：『你聽我的話做去。我完全是助你。你不要這般囉嗦。』琴痕等他走後，坐在牀上一想，這件事很是不解。究竟安杜生可靠不可靠。他的忽然自告奮勇的見助，是禍是福？跟着他走，有無危險？自己飽經患難，恐再有不測，如何是好？仔細一想，安杜生平時雖有些傻氣，今天這種舉動，卻確有上人風度。跟着他走，究竟比守着金狗船，受陸可夫蹂躪的好。不過無論如何，劇克不來，決計不走。主意已定，不再卸妝。把絨毯也用一條粗索紮起。等到夜半，忽然艙門上有人，輕輕抓了幾下。趕緊過去，把門門撥開。艙門一開，安杜生披着大氅，從外面進來。懷中抱着一捆東西，看去彷彿是幾牀毯子。

舉起手，把食指向脣上一按，彷彿教琴痕不要作聲似的。走到身邊，纔輕輕把抱的東西遞給琴痕道：「這是你的孩子。好好抱着，不要見了他做出許多聲音來。」琴痕趕緊把那睡着的孩子接過去，緊緊抱在懷內。他同劇克久別之後，今天纔得相見，快樂已極，止不住撲簌簌掛下兩行熱淚來。安杜生催道：「不要多耽擱。我們走罷。」說着，向榻上提起琴痕紮好的毯子。他自己的毯子，也在門外。帶着琴痕，走上艙面。船邊已經停着一隻小船，在那裏相候。安杜生教琴痕從軟梯上先下去。恐有失措，接過孩子來，替琴痕抱着。隨後跟着下去。一到船上，再交給琴痕，看他坐好。纔把纜繩割斷。一盪槳徑向烏甘壁河進發。雖在黑暗之中，安杜生卻像認識似的。一些不游移，徑向前面駛去。半小時後，月色從雲中透出來。已經在船的左邊，望得見河口。安杜生迴船，徑進河口。琴痕見了很是奇異，想起安杜生怎會知道路徑。誰知安杜生白天早就定了夜中出走的計劃，借着採辦物品爲名，已經到上游來探過一次道。同小村中會長，已有約言。所以會這般熟悉。月色雖是皎潔，兩岸老樹參天，把河面上覆得密密的，一些不透月光。樹上垂着許多藤蘿，

低拂人面。冷翠濕衣，清風送爽，景色非常幽靜。水中鱷魚爲槳聲所驚，撲刺作響。河馬浴水，時出窺人，森林之中，鬣狗吠月，梟鳥呼風。獅吼虎嘯以外，還有許多奇響，聽着令人心悸。琴痕抱着孩子，蹣跚伏船底。雖是到了這種荒寂之地，還覺得母子重逢，喜從天降。只苦於前途的吉凶莫卜。不過覺得以後即使有什麼不幸之事發生，目前這一小時光陰，卻已似登天國。幾次想在黑暗中，看一看這久別重逢的孩子面色，究竟消瘦了些沒有。朦朧中只隱隱看清一個面龐。只得仍舊將他攪入懷中。到三點鐘時候，安杜生將船駛到一個空場邊，隱隱看見場邊有許多茅屋。屋外圍着短柵。安杜生停了船，喊了許久，纔把村中人叫醒。這個村子就是他白天來過。同他有過預約的。村人出來，同安杜生問答。黑暗中看不清面貌，聲音非常可怕。安杜生扶着琴痕上岸，把船繫在灌木之中。提起行李，領着琴痕上村中去。到了村門邊，有個女人出來接待。問起纔知道他是會長之妻。白天先送了他禮物，纔出來招待的。依那女人，要讓他們會長屋中睡去。安杜生恐怕琴痕膽小，見了土人害怕，婉言相謝道：「深夜相擾，已經不安，何敢再去擾會長清夢。我們就

在這空地上睡一夜便了。」那女人見他執意不肯，只得自去。安杜生等他走後，纔告知琴痕他的用意。並且蟲蟻太多，還不如戶外睡得安寧。說着，先替琴痕鋪好毯子，讓他睡下。自己卻遠遠打開毯子去睡。他是什麼地方都睡慣的。一躺下去，就睡着了。琴痕卻從來沒有嘗過這種風味。在這硬地上，找不到一個安穩之處。良久良久，纔把孩子勾在臂內，朦朧睡去。等得醒來，天已大亮。環顧四周，圍着一二十個土人。大都男人居多。那種奇形怪狀。琴痕雖也知道他們未必加害於他母子，卻也有些心驚，把孩子緊緊摟入懷中。有一個土人拿着一葫蘆的羊乳，送給琴痕喝。琴痕知道他是懷着一番好意，向他笑謝。不過看着那個葫蘆，給煙熏得烏黑。嘴上身上黏着不少乳乾。從外貌看來，就像是從來沒有洗過，不知經過多少人喝過，有些惡心，用手去接。誰知琴痕本是一個美人，在波的磨倫敦都是知名的。他笑時態度，更是可愛。那土人見了，也非常敬愛。竟不肯放手。要他自己握着給琴痕喝。琴痕聞到他身上一股臭味，幾乎吐出來。正在不得開交，虧得安杜生過來解圍。他接過去，喝了一半。拿出一串藍色假珠，連葫蘆一齊交還那人。那時日

已上昇，會長已經出來。見他部下圍着琴痕，把他們喝開。自己站在一邊，同安杜生談天。琴痕又想着那孩子，只苦於他還是睡着。日光過烈，怕驚醒了他，不敢揭開那臉上覆着的毯子來。留心聽安杜生卻在那裏，用土話同會長談天。暗想安杜生真也古怪。上一天還以為他是個傻子。不料在這二十四小時內，發現出他不但懂得英法兩國語言。居然還會得講非洲土話。從前還以為他是個靠不住的，殘暴之人。這二十四小時的行爲，卻又不像。不過要說他真是個俠義之士，這一次援手絕無歹念。從他外貌上看來，又有些不合。莫非他是深沈不露，還有別的心腸嗎？正在想着，想去把孩子的毯子揭開。恰好孩子醒了。在毯子中牙牙學語。知道這一回可以仔細端詳自己的孩子了。一手把毯子揭開。剛好安杜生掉過來看他。看見琴痕忽地站起。把孩子舉起，在日光中，仔細端詳那個目光炯炯的胖孩子。忽然長呼一聲，雙膝一軟，倒在地下暈過去了。

第十回 困蠻村幸逢莫甘壁 追賊跡巧遇安杜生

那些蠻奴驚魂稍定，見太山身畔站的，是一隻皮毛血肉完全的真虎，膽子又壯起來。知道

既是真虎，憑着許多蠻刀，四面圍攻起來，也不怕他。陸可夫也催着伊竺伯，傳令部下，用刀飛過去，戳死那隻擾亂會場的猛虎。伊竺伯答應。剛待啟齒傳佈命令，忽然見太山目視茅舍，似有所見。跟着他目光看去，駭得狂叫一聲。也顧不得會長的尊嚴，撒開腳向村門邊就跑。場中之人，見會長那樣驚怖，有些不解。齊齊迴過頭，向茅舍邊一看。也吶一聲喊，跟着跑了。因為從茅舍中有一羣巨猿出來，直奔他們，正是亞克德等。長毛鬚鬚，月色火光中看去，更是可怖。太山見他們逃走，引吭一呼。猿虎聯合一起，咆哮着追去。有幾個膽子大些的，返身拼命。只是人類受驚以後，怎敵得過銳氣方張的猛獸。纔一交手，已經肝膽塗地。猿虎等得勝之後，又去戳殺那些跑不了的人。太山等村中人跑的跑了，死的死了，不剩一個，纔把他們叫回。他想教巨猿替他鬆綁。誰知猿類腦筋過於簡單，就是亞克德比別的聰明，也不明白。太山很是着急。因為儘是綁在柱上，有許多危險。一則蠻奴們膽氣稍壯，難保不來設法恢復這座村落。一則有白種人在內，難保不潛升樹杪，用火槍來殺猿虎。就使這種危險都沒有，自己永久綁着，也要餓死。那隻虎的知識，更不如

巨猿。不過他尊敬太山之心，卻非常深厚。連太山也覺得瞧着納罕。自從戰勝蠻奴以後，他很高興，在柱子邊四圍繞着走。像人家養的貓一樣，把身子擦着太山，喉中打着鼾聲。大概要報告太山，他的猿侶，是他想到了，去找來的。太山知道他的用意。覺得他這隻馴虎，足稱獸中至寶。太山只沒有見莫甘壁到來，很是懸心。怕的是猿虎趁他不在，把莫甘壁吃了。問起亞克德。亞克德也說不出來。只用前爪，指着他們來的森林。一夜過去，太山還在柱上綁着。天纔亮，從柵欄縫中看出去，森林邊黑影憧憧，大概是蠻奴們回來了。果然蠻奴們的膽子，天明之後，又恢復些過來。深恨大衆沒有壯氣，給幾個畜生，驅逐出自己生長的村落。若是聯合起來，鼓上勇氣。上去一陣刀箭標槍。看這些畜生還能發凶不能。商議了一回，分頭準備。到準備停妥，結了大隊，擁出森林。在村前廣場上，搖着標槍，跳舞起來。愈跳愈高。等衆心一齊，蜂擁而來。太山知道他們拿定主意，想圖恢復。一次不成，還有兩次三次。自己既不能脫身。猿虎雖勇，終歸失敗。雖是如此，在還有機會之時，尚思抵抗。所以趁他們心志未定時，纔到半路，發出一聲長嘯。他們上次在村中受創已

深。一聽嘯聲，不知主何朕兆。喊一聲，仍舊退回去了。到了林中，叫着喊着，重整軍容。半小時後，又向村中殺來。這一次，差不多給他們搶到村邊。猿虎沖出去一擾，又散開走了。從新在林邊跳舞。太山曉得，這一次是最後一次的攻撲，捨命而來。縱有重大犧牲，在所不顧。看來猿虎等雖經救援，這一次必歸泡影。他們雖不懂語言，不能替自己解圍，已經盡忠竭力。說不定，還肯始終爲自己損軀。所以不但不怨他們的愚蠢，還感激他們的忠義。再看那些蠻奴，已經準備向村邊進行。有幾個已到廣場中心，招呼後隊前進。後隊頓了頓，也蜂擁而來。太山希望已絕，想起妻子，不覺黯然。蠻奴纔到半路，忽然一個巨猿，呆呆看着後邊茅舍。太山心知有異。跟着他一看，不覺喜出望外。原來是莫甘璧從茅舍中出來。大概從遠道而來，有些氣喘吁吁。一眼看見太山被綁柱上，吃驚不小。飛步上去，用刀將太山綁的繩子割斷。等蠻奴們趕到門邊，太山已從柱邊站起。拾起村中上一夜被殺之人拋下的軍器，同莫甘璧帶着猿虎，上前迎敵。這一次血戰，真是蠻族中未有的奇景。太山同莫甘璧雖只有兩人，有猿虎相助，殺得這幾百個蠻奴，七零八落，流血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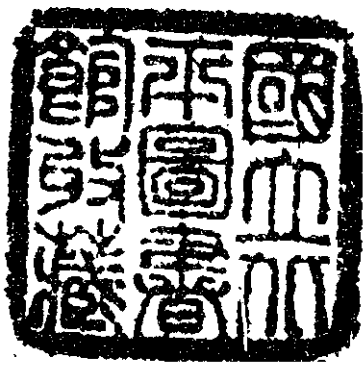
野，伏屍遍地。餘剩的都一閃而散。太山因爲不見陸可夫等。捉了一個人來。許他只要說出陸可夫等所在之處，可以放他。他纔仔細報告出來，原來陸可夫於上一夜受驚過度，不敢再來。早晨伊竺伯邀他，帶着火槍，同圖恢復。他執意不肯。不但不肯同回，還匆匆向河邊去了。到了河邊，奪了許多村人藏着的獨木艇，押着甘維禮村中劫來的土人，打着槳，向上游去了。太山得到這個消息，同莫甘璧帶着猿虎，向上游追去。那時太山的馴猿，在村中混戰之時，又死了三個，兵力卻還不弱。亞克德外，還有四個巨猿。那虎也一些沒有受傷。在荒山中走了幾天，一些沒有蹤跡。纔知道走錯了路了，重新折回來。那時一路探問起來，纔知道有一男一女帶着一個孩子在陸可夫之前逃走，不久就失了蹤跡。那一男一女於太山既無關係，也不去管他。那個孩子，既是劇克。忽地不見，太山怎樣不急。後來一想，知道陸可夫也在那裏追趕他們。只用追到了他，就可以救劇克出來。匆匆回到失卻陸可夫蹤跡之處，仔細偵察。纔知道他們棄舟登陸之後，是向北走的，卻還沒有找到先走三個人的蹤跡。一路進去，知道同猿虎在一起走，是問不出信來的。所以都

是先行一步。有一次，遇見一個土人躲在樹上，用標槍想刺殺一個倒在道傍灌木叢中的受傷白人。太山想將那土人攆掉。遠遠看那個白人，卻彷彿有些認識。他那促在一起的眼睛，可憎的相貌，金黃色的長鬚。深印太山腦中。知道他是陸可夫黨羽。不過跟着陸可夫上村中去的白人裏，卻沒有此人。既沒有同在一起，一定是先走人中那個男子。這樣看來，陸可夫說的並非謊言。先走的女子，一定是琴痕了。想到這裏，看着那可憎的白人，不覺色如死灰。顛門上小時彼同喀卻克爭奪王位，給喀卻克撕去一塊皮肉。雖因此得以雄長森林。卻留下一個大疤。平時看不很出。到盛怒之時，卻要現出紫色。這一天他的疤又作了紫色了。他想這個白人，相貌猙獰，既同琴痕先走，路上琴痕一定受他蹂躪。既如此，他是應由我來收拾的，豈容這黑奴前來爭奪。輕輕縱上樹去，繞到土人身後。將他握標槍之手，打了一下。標槍已經脫手。土人急了，拔出刀來刺太山。太山因爲樹上不易用力，縱下樹去。土人也跟着下來。兩個人扭在一起厮打。灌木叢中的白人，聽見聲息。見是一個裸着半身的白人，同一個裸着半身的黑人，在那裏動手。起初都是用土人

的軍器。後來軍器脫手，索性同野獸似的，用起爪牙來。乍一看，還認不出這白人是誰。看了半天，纔認出他就是監禁金狗船中的英國貴族。原來這受傷的白人，就是安杜生。安杜生在金狗船上。同別的水手一樣，還不知道太山是誰。直到救了琴痕。琴痕在烏甘壁河上告訴他。他方纔知道。現在無意中見他，不覺又驚又喜。看着他們打着。土人只是不退。惹得太山性起，將他殺死。殺死之後，還把一隻脚踹住土人給他捩斷的頸上，仰天長嘯。安杜生聽着嘯聲，很是膽寒。太山嘯畢，低下頭來，目吐凶光，冷冷的問道：『我的妻子現在何處？』安杜生正待啓齒。忽地起了一陣狂嗽。他胸口中了支箭。一嗽之後，口鼻之中，都冒出鮮血來。太山靜靜站着看他，顏色非常鎮定。遠遠望去，彷彿是一座紫銅鑄的銅像。他的意思，想先問口供。問完之後，再行殺他。好一回，安杜生的嗽纔止了。那時又想啓齒，氣息很弱。太山跪下去問道：『我的妻子呢？你把他們送上何處去了？』安杜生向北指着。氣息微弱的答道：『給那個俄人拿去了。』太山道：『你爲什麼不同陸可夫在一處？』卻倒在地。』安杜生道：『我們給他追上了。打起來，我中了這支箭。手下的人也散

了。陸可夫將我扔在此地，喂那山中的鬣狗。這種收拾我，比殺我還殘酷。你那妻子，都給他搶去了。」太山見他說話聲音，一回弱似一回。後邊幾句，幾乎聽不清楚。趕緊想趁他未死之前，問出口供。好報那仇。湊上前去，惡狠狠的問道：「你將我妻子怎樣？打算帶他們上那處去？一路上怎樣凌辱他們？快說！不然，我立刻就要殺你了。快說出來，是怎樣凌辱他們的？不然，我可以憑着這雙赤手，一口利齒，可以將你撕個粉碎。方纔我收拾那個土人的形狀，諒來你也看見的。」安杜生聽了，駭然道：「怎樣你說出這種話來？我何曾凌辱他們。我是從那個俄人手中將他救出的。我救他母子，因為在金狗船上，你夫人待我非常和氣，又常常聽見那孩子的哭聲。我有一妻一子在家，忍見你夫人母子，為陸可夫拆開。只纔救他們出來。你只用看我這支箭，就明白了。」說着，虛怯怯的把胸口一指。太山見他臉上只有駭怪之色，並沒有絲毫恐怖。他既知道受傷已重，性命已在呼吸之間，若有隱情，也會供認出來。纔知道自己錯怨了他，頓時轉過顏色，跪下去向安杜生道歉。接着道：「你也難怪我。我總以為同陸可夫在一起，是沒有好人的。現在纔知道

是我錯疑了你了。抱歉得很，請你恕我無知。你傷勢甚重，我想送你上一個安穩地方，好好調養起來，助我一臂。」安杜生微微一笑，搖頭道：「你還是趕快找你妻子去罷。我是差不多是個死人了。不過……。」頓了一頓，接着道：「我很不願躺在此地，給鬣狗吞噬。若是你可憐我，請你早些結果了我，省得在此受苦。我就感激不盡了。」太山聽了，不覺打了個寒噤。這個人方纔打算將他殺死。現在卻當他一個好朋友。怎能下這個毒手呢。過去輕輕將他的頭扶起，用手臂給他枕着。身子也替他放平穩了。不多一回，又狂嗽了一陣，口鼻中又沁出不少血來。等嗽聲一住，血也止了，雙眸已經緊閉，太山以爲他是死了。忽然又睜開眼來，望着太山一歎，氣息微弱的道：「風要起了！風要大了！」說完，就嚥氣了。



57
777135
(2)

